澄蘭室古緣萃錄

澄蘭室古緣萃錄卷十八

古虞 邵松年 輯

碑帖下

宋搨澄清堂帖

按澄清堂帖三卷載庚子消夏記退谷侍御有跋即此冊也第一卷十四開右軍帖二十二首題澄清堂卷一王右軍甲一王右軍帖卷一共三行楷書第二卷首題澄清堂帖卷三王右軍丙一王右軍帖卷三共三行楷書共十八開右軍二十九帖末一帖存一行下缺第三卷首多一行即二卷所缺者下題澄清堂卷四王右軍丁一王右軍帖卷四三行楷書共九開右軍十一帖內有戊五等字知為四五兩卷殘帙合成者墨拓不甚濃厚而周規折矩筆法宛然宜為北海所寶持也一卷首頁上有北平孫氏米善齋印翁方綱石堂心賞高書勲印破帖主人六湖萬卷賜書樓仕成吳雲品齋過眼

金石文字書画印共十印帋邊上有臣天池印徳畲珍秘楊宜治印郭江李氏文房四印又印一欽差大臣関防末頁上有浮石山房蘇鄭鑑藏二印二卷首頁有北平孫氏朱善旂印高七跋仙鉄嶺世家破帖庵主臣天池印子韶審定八印紙邊上有六湖仕成郭江李氏文房三印又印一廣東廣西關防末頁上有藏之海山僊館蘇鄭鑑藏二印三卷首頁有孫承澤印朱善旂印書勲印信跋仙讓井六湖徳畲秘藏郭江李氏文房白河漁隱九印帋邊上有臣天池印潘氏徳隅珍賞二印又鮮能知味齋大印末頁有北平孫氏杜郎六湖潘氏徳隅珍賞書生五印退谷戊戌五月七月兩跋裝帖前上有杜郎石堂高復成印劉正宗印四印六月己亥四月兩跋裝帖後上有書勲虚白山房杜芝閣符鉄嶺書生高字胡靈印共五印又潘氏海山僊館一印又定軒印倒一卷首頁邊有介春書二行三頁邊有吳平齋跋末頁上有退谷跋末卷末頁邊上有潘題小楷三行帖上有介春沤銀書跋二行副頁裘跋一則皆敘録于左

澄清堂帖乃李後主令徐侍中鉉鈎摹上石者宋太宗見而悦之因刻淳化帖以敵之至於神骨風致固非王侍書著所

詭辯耳　戊戌五月廿五日退翁記于楊村舟中

吾行年六十始知草法日取澄清堂帖披閱𠑹二王帖十七

帖俱遠拜下風矣

右澄清帖三本皆右軍書鉤摹之妙如𩔖上益三毫帖至此　戊戌五月廿六日泊舟河西務識

天下之能事畢矣吾一日數十展愈覺取之不盡也　戊戌

六月廿四日中伏閱於藤花樹下　退翁

書家草法宜入規應矩力能扼腕處、傳筆為佳所謂忙中

不及作草也此法惟右軍獨擅其勝而澄清堂帖悉傳其神

七月初五日退翁

澄清堂帖世不多見近見二本乃為倉父所得顧足惜悅

乙亥四月記

此為羅觀察六湖所藏道光丙午季冬一日歸余海山仙館

自愧素未學書負此寶刻敢以獻之介翁師相庶名拓得所

歸云　受業潘仕成敬識

吾行年六十獲此珍寶足慰生平以娛昏邁道光丙午嘉平

介春題

澄清堂帖識罕世之寶茲因籌捐軍餉能不割愛耶　癸丑

三月宗室耆英記

此帖今為阮言主人所得乃墨林之星鳳也甲戌夏六月余
借讀再過時盆蘭盛開覺一種幽芬与古色古香透溢几席
欣題數語以志眼福　退樓吳雲書於金石壽世之居

澄清堂帖傳是南唐李後主命侍中徐鉉所鐫又宋人謂為
賀鑑摹勒者陳香泉題跋中云是帖別有清真輕越之度令
觀此搨香泉之說信然所存有甲丙丁三卷餘未獲全惜世
難多購然即此亦足大觀於淳化大觀絳潭太清樓諸搨為
遠勝也乾隆癸未辰重九後一日觀於破帖主人之惺默堂
錢唐義門六一裘尊生

按孫後離前近二百年只此一跋流傳之緒遂不足徵
在京師時聞李惺吾得澄清帖二冊欲往觀未果遠得此帖
惺吾已不在都無從印證不知其二冊即退翁所云為信父
所得之二本否它日重逢當索校一回

此帖介春先生有重摹本曾于松江耿伯齊部郎處見之對
勘尚能不失規度其石不知尚存否

前附頁上有一發楷書二行曰南唐李氏祖拓澄清堂來替
右將軍王羲之法帖三卷賀知章摹徐鉉刻海內祇存五卷

傳之其人永守勿替共四十二字無印章款識蘇鄰記為得
天司寇不知何據字多歐法却類司寇少年之筆也

澄清堂三卷目錄　附校勘　蘇鄰丙子中春記

之太常司仰　淳化第六神采遠遜

司如諸雜　淳化第六弱甚　中郎二字提行　二王帖一行
況二行眾三行惡禍四行皆因為均悞

知之六敬豫　淳化第六分行不慎至大錯了小餘神采点
遠遜

足深等一日　淳化第六末行二字分失神餘起收均笨

君為黑之六　淳化第六挽弱

重熙書如此　旁在此　旦夕未至　淳化第六韻短

法從並在月四　淳化第六薄弱分行不割裂失神　二王
帖二行至錯情錯三行如錯三四五行分行不神遠遜

僧之六構雜　淳化第六一行蒸不甚注三行直大錯　二
王帖二行後錯是旁書三行直錯四行去帝錯

書多乞之　淳化第六二行當三行乎恐錯嫩　二王帖一
行春錯一無濁筆二行當錯餘均乏神采

君之六為沐　淳化第六二行沖五行不錯

云清風可弘　淳化第六結體差　二王帖一行孫々錯二
行人可去錯三行與旅界手一行接連大錯
昨得四廿六日　淳化第六首六字弱
羲之白奉告　淳化第六行款判遂此以下騃謬缺捺
二王帖遂此鯉魚與羲之白相連
廿二日羲之報　淳化第六一行羲二行書甚均錯
四月廿三日羲之白　淳化第六一行書錯二三行可刪之
力均錯
々々要保重　淳化第六二行第六七三行第四均錯
四月五日羲之報　淳化第六羲錯二行至下無點三行第
一字缺
豫緣乃甚　淳化第六笨結構点錯
右王右軍帖卷一甲
示實已四日
伏想清和士人　二王帖結構波磔均遠遜
至氏不可得　恨為佳　八日羲之頓首　何早人來若　二
王帖薄弱
便大熱　二王帖神韻遠遜

比出因闕字傳　賈嗟痛痛　得西問　二王帖一行初沒
人二行未均錯　神采遠遜
中郎女　二王帖四行共錯通體軟俗
右軍　瘖化弟六氣濁
得告日雖不若　得告甚遲之問　得張素　得告悉問
尋一時得安西　十一月四日羲之白　問慰　不得
瓶多　家月末
不得西問　二王帖脫一錯
五令遂此定國
君白不能兩佳　二王帖作兩行分行錯神亦遜
羲之白比故患　不審比何似日　得汝勝乃爾　一時
得安西六日書　二王帖二行首一字及中字均闕神遜
為之子書
寒熟甘　二王帖一行二不能佳錯二行初亦行錯餘皆失
神
尊夫人　二王帖一行尊錯二行下錯
省前出　先生適書　三月十六日　雨快帖　不可以辭
右王右軍帖卷三　丙

豪之郡吾欣口恚田 即豹奴帖神品 二王帖通失神
二月廿日 戲鴻翻刻起收筆俱单大渾
汲白不出 戲鴻翻刻第二行末字缺、 第五行末字缺
一大錯必字撇穿亦誤
受我與 二王帖通體失神結構亦錯多行亦大錯乃知此
帖行妙絕倫 戲鴻翻刻第三行不字誤
前至計殺 戲鴻刻渴筆全非並缺後八字一帖
十二月六日告萬至 戲鴻刻第一行萬缺半 第二行情
收筆缺留、 四行如收筆誤 八行告字止萬以下缺
六字 甸字渴筆繹帖大錯
右王右軍帖卷四丁
蘇鄰校勘所辨頗細俱另紙書附帖後煞費苦心為之附錄
于後亦足為考證之資帖內硃書釋文皆退谷先生筆

宋拓淳化閣帖

閣帖祖本不可見得一殘頁亦可想見全冊之古茂非它本
所能及此冊首自題歷代名臣法帖第二然張芝書止一開

第二開乃八卷中右軍伏想清和帖後第二行桓公以下六行運民帖二行須為此帖二行第三開乃右軍得書知問帖後三行脩字起以下五行一昨得安西帖二行一字轉久怯三行十一月四日帖四行不審復何以十行月半哀感四行知彼乃尔四行一昨得安西三行如兄子書三行奉黃甘四行尊夫人三行ロ五四行至七開止第八開下又第二卷王導書然ホ以下五行導白下四行九開王珉書平近以下三行何如僕四行今欲出三行十開王珣書三月四日四行題王廙知審下三行則又郗超書以下衛瓘書六行衛恒書二行共得十一開銘墨極舊筆意尤存古樸之氣題曰真銀鋌本以七開中有錠痕隱可見也首頁有紺紙殿寶秘府胡盧印又一押似正直二字一方印不辨又東御一印紹邊上袁桐曾觀下負題二行二頁眉上題廿字東卿跋在帖尾沾金小隸書第一開刀挖多處故申生題云然

物之顯晦有時榮辱點因之此帖不幸而失其全又不幸而落於村童俗子之手焚琴煮鶴遂至於此不遇有心人其不至於覆瓿糊壁者幾希　丙寅八月十七日中生記　思永

此与真迹何異識閣帖者想未覩善本耳不足怪也　生

楮墨精古神采逼人望而知為宋拓非徒銀定文是左證也
雖非全璧自是奇珍　丁丑四月漢陽葉志詵識于平安館

識漢碑宋帖集立千古閣帖又宋帖之祖也當時刻于禁中搨
賜宗室大臣或遇大臣登二府者始得邀墨本之賜是墨本
本已無多洎後大觀紹興屢次摹刻潭絳臨江支派日歧不
異定武蘭亭輾轉相鈎勒而廬山之真面隱矣孫退谷時猶及
見賜中書侍郎余深本今又二百餘年求一真本豈易得哉
此冊帋墨精妙筆意古樸細審是木非石也奚必以銀定文
作左證耶　辛卯季秋松年誌

宋遺紙精拓湻化閣帖　瓶麓舊藏

此殘葉止九開蟬翼拓字極腴潤第一開唐太宗書五言秋
日數庚信體六行數年來勑九行東都令年別稅草勑四行
計二開第三開下唐高宗太子無事勑三行過午將省行勑
三行卿及文蹤勑二行第四開又太宗門下中書省勑五行
數日來勑五行昨令今早勑三行卿昨日勑二行唱箭處勑
三行錢事勑一行六尚書勑三行計三開第七開下又高宗

昨日令御勅二行上多至德二日使至知勅七行今遣私往勅五行又大字一行計二開又半開陳長沙王書二行龍石先生題簽曰宋遺紙精拓淳化閣帖殘葉吳江楊氏金石印上下附頁各半葉皆觀經齋亦宋物也

閣者軒帖考云紹興中以內府所藏閣帖刻於置之國子監首尾與閣本悉同當時御府搨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筆畫精神極有可觀後碑工迭迭作蟬翼本且以厚紙濆板上隱然為銀錠痕以惑人按此拓既以匱紙又作蟬翼即所謂紹興國子帖耶　辛卯九秋松年偶識

宋拓絳帖

此絳帖殘葉共得十七開黃庭經四開蘭亭敘三開空半開樂毅論海字本二開空半開曹娥碑一開缺上半大令十三行乞假帖二開半率更道失帖五月中得足下書帖比年守疾病帖三開半後空半開畢誠狀一開按黃庭蘭亭在絳帖第三卷樂毅曹娥在第四卷十三行乞假帖在第六卷率更帖在十一卷畢誠狀在第十卷此後傳十二卷帖之敘次也

此本十三行上有絳帖卷第六題字則是十二卷之舊拓本也帖上有蘇昌寅印陳氏彥謙鄧文原印趙國世家孫藏等印　先大夫舊藏前後均有名蹤御字等印此拓紙墨濃厚筆法秀勁圓腴皆他本所不及絳帖之至精品後附舊拓戲鴻堂畫讚一種鍾繇京書李林甫奏二種共四開半亦尚可觀

絳帖原刻二十卷至析而為二名足成十卷仍為二十卷即所稱新絳本亦稱二十卷此歷來言絳帖者皆然也然余所藏絳帖十二卷大令書在第六此殘本十三行上亦有卷六字未解出于何時偶閱閣帖攷正附載論帖中有絳帖別本十二卷據王佐云第五六右軍書第七八大令書則又與此本不合大約此帖二十卷者摹刻既多真贋莫辨遂擇取精華重勒為十二卷如近世所行本想沿別本卷數以摸淺者也然據王佐言別本十二卷藏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為節度使又補完之後復殘缺存僅五十七幅石入晉王府遂不易得頗疑此本即為殘石所出蓋此本卷第六題字已剪潤所裝或本不在此大令帖前亦未可知再攷崇慶為金衛紹王年號元年壬申當宋寧宗嘉定五年則此十二卷之絳帖

嘗摹于南宋之初復補于寍宗之世盡其然于此冊中小楷頗類石氏帖鐘繇之妙猶是北宋遺法即謂爲停帖別本十二卷之殘石何不可　丙申三月孜記略加刪改

宋拓大觀帖

此大觀帖全冊爲味閒軒舊物杜林先生題簽後歸壽樂堂六世至曼如孝廉雖經兵燹不曾失落曼如保護之功大矣甲申歸里曼如以先世舊藏不欲屬之異姓持以貽余余因得仍藏之貽安老宅亦佳話也在京師知壽陽祁文端觀齋藏有大觀帖數卷爲宋拓至精本北還亟詣文恪時求校適帖不在手後遂因循未果此拓瑜墨甚舊惟前後題字及中間帖不免有攙配處嘗取明刻寶晉堂帖對校自覺勝之古拓流傳七八百年求其一無殘損固亦難也首冊前副頁上有錢宮詹題大觀帖三隸書下款癸亥三月錢大昕題錢大昕印竹汀二印首頁上有奇觀喬氏口成大雅黃士濂印陳氏彥廉汪志伊印中丞之章員嶠真逸宋定真蹟九印末頁有仲龢程家蔚印臣齊態印松阿居士四印餘冊同間少一

二方松河公印紙首冊有之
石刻鋪敘云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板已皴裂且王著標題
多誤詔出墨跡更定彙次并武帝一帖合于西晉武帝後擇
七卷後右軍帖內誤入智永書列在第五卷合首卷古帖三
段併而歸一及躋晉宣於晉武之上之類使先後次叙不紊
迨名曰法帖亦然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末刻石太清樓下當
時盡出真蹟臨摹定其舛誤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刊者
斬帖跋載王澧翁跋賜余深本云道君視淳化帖王著標題
多誤臨摹失真詔出真跡一更命蔡京書簽刻石太清樓下其
間更正頗多如子敬授衣一帖已增淳化四十三字与秘書
郎黃伯思所辯正同此刻幾無遺憾每板前小字上題卷數
中題板數下書刻者名長短一體不煩剪裁字畫豐腴自是
一種風景而淡黃藤紙墨色深重奕奕有紫光下視人間種
蠟真與壹爾帖考又云靖康之變新舊二刻皆淪異地有自
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按此帖敘次与鋪敘合晉宣一
帖誤列卷尾乃裝誤子敬授衣帖後三十餘字却無四十三
字亮字已磨去當是南宋榷場來本明晉府寶賢堂帖多由
宋拓大觀帖摹入其行數字數多因之校勘自知也

附錄翁跋三則

漢之碑宗之帖隻立千古然古今賞鑒皆祖湻化而右大觀蓋湻化雄厚魄力極大有開國之英風後之刻者不能及也此亦氣運使然耳惜王著選摹不精亦多訛舛此刻瘦者不礙其雄肥者不失為清勁所以大觀襛纖得中也校核精確亦足以正王著之失二王帖尤極精妙筆筆傳神儼如右軍大令初脫手者其神流韻閒緜緜欲活也帖中字字完善非宋拓真本曷能若是觀此足徵徽廟之刻精能至矣前賢奉為墨王此拓足以當之潘園先生何緣得此瓌寶書以誌賀

嘉慶丁丑冬十二月八日北平翁方綱

此原石宋羅紋紙拓椎搨本也每卷有睿思殿印是當時思陵訪購椎搨初磨去亮字之善本也末有賈似道印為半閒堂舊物無疑命墨溫潤古香撲人每一開卷心目暢然誠天壤閒延年益壽之神物也居今日學者從此問津得以上溯前賢蘊奧受益匪淺鮮也帖自大觀三年至今計歷七百一十六年數易其主離而復合不知其幾矣矧今日尚能完璧無一缺逸是大幸事此帖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凡所在處當日有吉祥雲來擁護之也蘇齋老人又書

大觀石刻靖康之變盡為金人擄之北去開禧以後有自榷場中拓來者金人磨去庚元亮帖元亮二字以避庚主之諱此本定為榷場本之明證矣紹興十一年和議成次年正月即置榷場于盱眙是時思陵訪購遺物此拓為睿鑒之本無疑按紹興通和後置榷場并盱眙為軍凡榷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博易俟百物還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北賈之來其後又置場于光州棗陽安豐軍鎮而金亦于蔡泗唐鄧秦鞏鳳翔置諸場皆以盱眙為準二十九年並罷乾道初復行之可知和議初成之際兩國界禁方嚴此拓當是輾轉訪求獲于敵境以進御者民間固無從見之迨寧宗以還宋金勢皆垂弱邊防漸弛於是百貨雜陳是帖始之場肆故曹陶齋以為來自開禧後也由紹興南渡至開禧七八十年榷場尚無此帖曾幼卿石刻鋪叙成于淳祐戊申已後開禧四十餘年尚不知有榷場本更可見爾時此帖來者絕少亦如景星鳳麟矣丁丑除夕前十日記於詩境齋翁方綱

太清樓十本裝潢精好雖略有蠹蝕處而氊蠟腴古奕奕動人翁學士兩跋書于首冊末冊有汪令聞沈歸愚潘文恭三

跋索值奇昂留觀數日還之六月廿六日振甫錄記

按此云太清樓十卷即大觀帖也以刻于太清樓故名

舊拓宣和秘閣帖

此帖十卷皆全首題秘閣帖第幾末題宣和二年三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十卷同第一右軍小楷及蘭亭臨鍾二表諸帖疑缺黃庭經樂毅論海字本兩種以此中海字本類墨池堂本也第二第三右軍書第四大令書第五王導至王恬書十七人第六王弘至王慈書十八人第七蕭子雲至懷素書十四人第八歐陽詢至狄仁傑書八人第九褚遂良至褚庭誨書六人第十李白至畢誠書七人通體帋墨完好拓法精善筆意鋒芒透露氣足神完宗帖中之致佳本也首冊首頁上有高氏口成晴嵐觧縉仲壽春草堂圖書印李宗鏡印李氏意西七印餘每種下皆有李氏意西印餘九冊首頁印同末頁皆有李慎之印柏孫鑑賞二印著錄罕見考訂如左

宋秘閣帖前人著錄攷據極詳獨無有及宣和秘閣者此帖得之李氏柏孫帋墨並舊神采奕奕雖近宋拓外舅瓶齋丈亦藏有十冊拓不及此有羊城黃中翰培芳一跋云宣和閒

復集取精華別為秘閣帖十卷有宣和小印其中所采諸王
帖較備雖王方慶所進萬歲通天帖亦無其夥至錄顏魯公
張長史書又在絳帖之上而絕少流傳金石家亦尠著錄云
、別無考據以證之余按石刻鋪叙云元祐續閣帖至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畢工大觀初復因閣帖皴裂詔出墨蹟更定
彙次刻石為大觀帖法帖譜系云徽宗既刻大觀帖十卷又
以建中靖國秘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
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
卷為太清樓續帖夫既合大觀續閣帖二帖為太清樓續帖
是必有太清樓帖明矣鋪叙中既未詳言聞者軒帖考亦只
列大觀帖續閣帖二帖續帖下又注云即太清樓後帖大觀
帖下則云以續帖十卷合大觀帖為大觀太清樓帖是不特
大觀太清樓二帖未分清晰並太清樓帖太清樓後帖亦合
為一矣惟盧舟先生閣帖攷正附有太清樓帖引曹士冕云
渲化秘閣帖雖禁中大災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徽宗朝以
御府所藏真蹟奉旨重刻太清樓而參入哥蹟甚多其中有
蘭亭者是也因名曰太清樓帖又引法帖譜系注云按大觀
帖大觀太清樓帖今所傳自有兩本而前人多混而為一據

此元祐所刻畢工于建中靖國元年者續閣帖也大觀中重依閣帖史定位次者大觀帖也此秘閣帖即所謂太清樓帖也此題宣和二年者或在大觀中刻始至是乃成相隔十年餘刻時亦不為過久也否則果宣和二年始奉旨勒石則七年已有禪位之事尚能刻成乎此帖刻成乃以大觀帖十卷續閣帖十卷益以書譜十七帖得二十二卷為太清樓續帖蓋當時此刻頗為珍重加工精鋟以為實勝前帖故特以前刻諸帖為之續也如曹士冕所云雖未詳著其勒石之年月及所收名帖之目而亦參入奇蹟甚多有蘭亭者是則此帖無一不合後人疑不能明只以石刻鋪敘中有大觀帖刊石太清樓下一語將大觀誤作太清樓帖而以續閣帖為太清樓後帖于是大觀太清混不能分孫退谷遂沿其誤未加深致而宣和一帖又不經見且未標題太清樓字而太清樓帖遂佚而不傳而此宣和祕閣帖又以著錄家所未道即見之亦視為泛常無有津津而道者矣虞卅所引曹士冕數語其為斷帖之功臣乎偶拈一得存俟續弦　丙申暮春

又按續閣帖經始于元祐五年庚午至建中靖國元年畢工中歷十一年大觀帖必未久即續刻至大觀三年畢工帖尾

署大觀跋傳為大觀帖計刻時亦歷七八年此帖署宣和二年三月一日中隔十二年自是大觀畢工後又奉旨更勒此帖具署年蓋皆畢工之日而非奉旨之日也迨至七年金人入寇傳位太子戎馬倥偬無復有拓帖之清興至靖康二年二宗北去石亦不知竟歸何所以故流傳絕少後人不得經見而因有太清之目無已乃以大觀及續閣帖實之然法帖譜系固明明指二十二卷者為太清樓續帖非直指為太清樓帖別合之曹士冕所云與譜系注云大觀太清自有二本此帖定是太清樓帖無疑至譜系注中猶云大觀帖大觀太清樓帖大觀二字尚是沿相傳之訛耳（此[illegible]為帖十[illegible]記[illegible]斷以此證[illegible]長）

或曰太清樓帖著錄家不一其說宣和秘閣帖又絕無人道及者乃以此帖為太清樓帖未免臆斷且安知所謂太清樓帖非即指續閣帖之有蘭亭者是譜系所云大觀帖大觀太清樓帖自有二本其說必可據乎余曰不然曹士冕法帖譜系成于景定壬戌距南渡才逾百年其時拓本尚多不應舛誤況一朝刻帖之緒豈有不深考者其所云云必非大觀明矣亦決非續閣帖畢工于建中靖國元年者又明矣又據寶刻叢編書譜十七帖皆于大觀二年刊石太清樓下可見此

宣和秘閣帖未刻成時所謂大觀帖續閣帖及書譜十七帖刻石具在直至斯帖畢工名曰太清樓帖然後合前帖總爲二十二卷爲太清續帖然在景定曹士冕著譜系時已云大觀太清二帖前人多混而爲一則又何怪後人莫名太清樓帖之爲何本乎然余未觀續閣帖又烏知不更有所謂太清樓帖它日得諸家著錄暨各帖相與參校方足以定見非同不敢謂今日之說必無差謬也

元祐續閣帖未之見就大觀帖與斯帖詳校第一册右軍小楷大觀內只有宣示一表二册右軍三十一帖大觀有十四帖三册右軍廿六帖大觀有十帖內有一帖誤裝十卷後四册大令三十一帖大觀有二十帖五册晉十七人二十七帖大觀有十七帖六册晉六朝十人十三帖大觀有五帖七册六朝十四人十六帖大觀有七帖八册唐八人二十帖大觀有二帖九册唐六人十四帖大觀有三帖十册唐七人九帖大觀全無以此計之與大觀複者不過十之四曹士冕謂求御府真跡重摹而參入奇蹟實信而有徵惟七册蕭確書與九册褚庭誨書文同五册有晉侍中王彬七册又有梁吏部尚書王彬書文又同必有一失想當日軍書旁午敘從藏事

遂未暇細撿也竭半日之力校竟誌此

三月望後二日雨窗無事將此帖與大觀等帖覆校一過知此帖所收大觀所無者絳帖多有續閣帖未見摹本無從攷據則當宣和摹此帖時除御府真蹟外必多采材于潘駙馬帖或竟誤取墨跡模勒亦未可知近世所行絳帖展轉翻刻与舊傳二十卷者本已不符則此中現行十二卷絳帖所無者又安知不即在潘駙馬原刻二十卷中乎不然又何以散見于戲魚堂帖中也凡諸卷校明者均以硃筆標明並記總目于各卷後大約此帖二王書除增入小楷蘭亭數種外餘較閣帖大觀無甚新異晉与六朝亦都習見之品所不經見者唐人各種而已此固宣和天子好事者所為也異日能得續閣帖一種互相參攷仿翁林先生閣帖攷正輯為宣和秘閣帖考一卷詳人所略亦足補言宗帖家所不及或亦藝林所樂觀者乎

大觀為閣帖之嫡派宣和乃大觀之別支嘗綜二帖較之大觀多婀娜而少剛健宣和多剛健而少婀娜論氣韻品格自以大觀為勝然古茂皆不及閣帖也余藏有銀定閣帖殘葉遺命拓閣帖殘葉皆古雅可玩若絳帖十二卷則覃溪先生

所謂偽絳帖是也若臨江帖則覆本並與原刻卷數不合帖亦羅弱不足采則大觀宣和二帖嘗為吾齋中宋帖之冠絳帖臨江直奴視之矣戊己間在京師適得二王帖淳熙秘閣續帖二殘本錄于後聊以儕大觀宣和耳

宋搨右軍六十帖

是帖退谷閒者軒帖考虛舟古今法帖考俱不載首題右軍六十帖末署紹興二年春摹勒上石皆錄書卷一第一行題晉王羲之書共十八帖卷二第一行亦題晉王羲之書共十九帖計三十七帖尚缺二十三帖當是三卷佚其末卷也墨色極厚紙色頗黃類宣和帖拓法而刻法甚圓渾饒古厚之趣非各帖傳刻諸本所能及也亦得之鐵嶺李氏卷一首頁上有秘府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米芾之印遼左高氏伊周藏書西印四印三頁有高氏書籍印十二頁有伊周高氏珍藏印勵庭張保勛印三印卷二首頁印同五頁有高氏書籍印十二頁有高氏珍藏一印相傳南宋刻有二王帖未見舊拓全冊此殆是二王帖缺大令書又缺右軍之第三卷者

宋搨淳熙祕閣續法帖

此帖祇第一第五第七第八四冊按淳熙祕閣續帖十卷淳熙十二年詔旨摹勒入石乃南渡後續得晉唐遺墨所摹目見石刻鋪敘此第一卷鍾繇王羲之十五開第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書五帖十開又半第七卷李陽冰李德裕畢誠李商隱書九開而多孫思邈狄仁傑顏真卿書及張長史率意帖十開又半是第三卷失去歐陽詢蕭瑀褚庭誨三家併入者第八卷懷素草書廿八開是雖四卷據目錄實有五卷而有鍾繇力命表小楷卷一末又附有四卷明皇批荅裴耀卿等奏狀小楷兩開半惜僅有奏狀失去批荅五卷內顏魯公祭姪文送劉太沖序皆各帖中所不經見者佈白墨厚腴潤非常与絳帖殘本拓法相似洵宋帖中不可多得之品也第一首頁有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孫永保翰林學士院印錢泳私印立庵審定樹鏞審定鄞江李氏文房共六印末頁有張氏珍玩子孫永寶二印裴奏上有袁氏翰林二印又鄭齋末有葉志詵宋定記錢泳私印二印對頁上有春湖崇石兩先生跋及試良跋語均初藏孫一印第五首頁南昌袁

氏翰林學士院立犀葉志詵李氏等五印末頁張氏葉等三印第七首頁有袁氏翰林二印末頁有張氏二印蘇鄰鑑藏一印第八首頁有袁氏翰林李氏三印末頁有張氏二印立犀錢泳蘇鄰等三印又鈇沙沈樹鏞鑑藏印小山眼福扶山審定武陵華伯子鬲書四印葉志詵一印蘭石先生泥金小楷跋語李跋在第一前副頁上

淳熙秘閣帖凡十卷是冊閣第二第六第九第十共四卷各卷亦間有散失三卷內孫思邈秋梁公張長史顏魯公諸帖乃誤裝入第七卷後此帖近時頗罕見雖非全璧而所得過半魏晉以來流風遺韻挹之不盡笠翀同御鑒藏名跡甚富筆法駸駸入古知其得力深矣　道光乙酉大雪日臨川李宗瀚觀并識 宗瀚印

曩見劉文清公所藏星鳳樓褚黃庭品為諸書第一此奏神韻絕似之　宗瀚 宗瀚

明皇批答雄秀絕倫絳帖集桓山頌獻之書六字篤名大令惜此佚之香光刻之戲鴻堂亦僅收前奏不可解也尚先覺此帖目云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而所刻者僅耀卿一疏並未載明皇御批或原石有之此本已散失細審用筆圓厚

堅蒼却無一平筆是深得右軍書濠者較樂毅諸刻尤精采
余手摹數十通毫不能得其蹊徑行年四十有六目昏手顫
方不成書雖臨池小技点無可觀其他可想見良足愧夫
道光乙丑正月十九日跋 斌良 斌良
秘閣續帖摹刻視淳化大觀差遜然所收特富因是以津逮
來學笠耕同鄉得此宜書之直追古人也 莆田郭尚先

舊拓右軍十七帖

十七帖刻本最夥王山史謂唐人摹刻与弓尾有勑字及解
諸勒定者為佳此冊郎墨顏舊筆意均能傳出雖未見澄心
太清諸舊本較之臨江所摹刻者特見圓厚是宋單行本之
致佳者帖裝十五開末有勑字及解褚題字正帖上無收藏
印後跋紙邊上有祖香所藏花奴秘玩二印
十七帖世俗談之出自臨本未免抵掌優孟轉摹轉勒更唐
無鹽以當西施余每喜孟遷之能書今春過宜陽觀其古硯
冬再過觀此帖孟遷蓄古人筆蹟甚廣當以此第一每思右
軍當時書名矜貴千載之下猶以搨本珍重人間其精蓋有
以冒之也精光所授非其人莫敢余愧前身因淺得見此二

物若有一段奇緣所獲者不倘所藏者不薄不能無嘆于孟
達夫左披帖而右據硯雖有世玩不與易也其能書有以夫
崇禎壬申季冬月書于宜化客舍　卯園居士嘉彬樵硯

十七帖述　華山王弘撰山史著

晉會稽內史右軍將軍王羲之字逸少永和十一年稱疾去
郡為文誓墓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之此帖前人謂皆與周
益州者周名撫字道和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
代毋邱奧為益州刺史進爵建成公征西督護進鎮西將軍
在官三十餘年有惠政卒蜀人廟祀之帖中多言蜀事又按
淳化帖有一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此今送
則此帖謂是與周者可信而中有數帖非与周語未翕帖宋
僧邦詩帖謂與桓宣武楊用修四川志只載八帖[illegible]
[illegible]是与周則謂此帖皆是與周者亦不然也帖凡
二十有七以第一帖首字名篇故曰十七帖張彥遠法書要
錄云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一百七行九百四
十三字是烜赫著名帖也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十七帖多臨
本永禪師虞世南褚庭誨臨字皆不甚遠故書有數本皆不
同南唐李後主勤石澄心堂者乃賀知章臨本宋親秦家有

硬黃本湻熙秘閣續帖亦有刻湻化帖多殘缺今世所傳者雖非右軍真跡然皆出于右軍要皆不及唐人摹刻与尾有敕字及解褚勤定者為佳也　道光甲申首夏書於寶安官廨　長白潮瑞

消夏記云唐文皇收右軍遺跡率以一丈二尺為一卷因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李後主得賀知章臨本刻之澄心堂大觀中又刻之太清樓俱精工至唐人雙鉤墨跡後有敕字者萬歷中在京師王思延家濟南邢子愿借之上石亦甚蒼勁有致不避宋刻國變後此石不存後人恐未得見也又言李後主刻本於山東人家得之精妙如手書後有悅生印乃賈相所藏也竹雲題跋云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邢太僕子愿手自摹刻于來禽館為天下十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失也此宋拓全本為錫山秦氏所摹不惟与世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与唐摹亦微不同如吳之為乇養之為蒖不之為不楼之為楊筆法全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惟此為最據此此本有敕字是唐人雙鉤本也又有悅生印又似李後主所刻賀知章臨本也然謂唐摹本則行數不缺且与戲魚堂本校看實同

出一源是唐人双鈎本在宋時固早已摹刻將墨本流傳至邢子愿又刻之失却十五行耳至此本亦有悅生印是否即賀知章臨本則非浮澄心堂本太清樓本合校不能證明矣

丙申二月望前一日記

秋初于舊山農見沈均初所藏秦刻十七帖殘頁後有邢子愿跋語行數字數並筆法與此皆不同然有國初諸老跋皆推爲較佳本亦及携歸細校審其墨法搨法近于明豈邢刻之外又有此種刻于秦中耶

宋拓博古堂帖小楷三種

第一種黃庭殘字計存六行下半五字至二字不等九行上半十一二字至四五字不等二種柳書護命經二十行全按博古堂係翻越州石氏帖此本帋墨極古無異石氏覃谿先生鑒定知必與石氏帖校看而浮附杭本十三行前後二搨

黃庭帖上有宏農楊氏世家宏農蘇齋神品繼震神奇達受之印友石經眼共七印紙邊上楊字圓印湯雨生審定書畫印龍山琴隱還讀我書齋圖書又雲天滕漫仕五印護命經上有星鳳貽汾釋達受印天平玉佛庵神奇經震友石經眼

七印紙邊上有神品江南第一鳳流公子楊繼震印亦復誰
能解此黃氏去塵五印十三行上有楊字方印貽汾繼震湯
貽汾印星鳳神品友石審定世松私印神奇又雲收藏十印
綫邊覃溪題洛神十三行杭本七小隸字下跋明長洲章氏
墨池堂一段又雲所藏友石鮭眼二印紙邊上又雲鑒定又
一蘇齋黃氏去塵三印第二種十三行上楊字方印神奇又
雲收藏神品星鳳繼震湯貽汾印黃氏去塵友石鮭眼九印
希邊上蘇齋鉄雲繼振二印第一副頁有詩境蘇齋摹本六
字題簽乃覃溪先生書有蘇陵齋印又楊簡侯晉少谷潘伯
寅題簽三二頁上有覃溪手書籤曰舊拓小楷三種四本嘉
慶甲戌仲冬重裝兩旁注宋末重刻趙州石氏帖二種黃庭
後半護命經杭州玉版十三行一樣二本六舟和尚題簽一
像篆書又雨生蘇盦宏農浮寶天涯乞食人星鳳堂楊繼振
印叔重珍賞黃氏去塵月嫣妾徐所掌九印四頁上又雲題
註三希另粘前後翁跋上有楊字方印二泉山人繼振蔡世
松印友石蓮公又雲秘笈〻必里宏農又雲收藏蘇盦又雲
犄敂又雲二泉山人壯夫不為古羊舌氏繼振北海蘇齋又
雲蔡友石借閱一過等印計帖四冊九冊翁跋又二閒晉唐

數日來喜作小楷偶見此冊前有室紙輒略品定之然此三種皆非其至者

此一冊凡三帖皆稍舊之本若論書品或取柳書護命經即此与黃庭殘字皆南宋之末不知何人從越州石氏帖重摹上石者後來長洲文氏又依此摹入停雲館帖

昔褚河南觀定右軍書目於正楷取三種第一樂毅論第二黃庭經第三東方畫像贊也三帖皆在宋元祐秘閣帖岳倦翁嘗歎美之而東方贊後來所傳訖不得真黃庭惟鼎帖稍近之非此冊之本也其可彷彿退棐几之秘者獨有樂毅耳

題跋

文衡山精詣全在小楷故其所摹刻諸帖惟小楷最工其鐫者章氏父子又皆良工於古人用筆之妙毫髮不失停雲館第一卷晉唐小字多是從越州石氏帖出宋越州石熙明家藏石墨最富南宋之初洪文惠知越州日撰隸釋嘗假其家碑刻而石氏此帖至今世傳者絕少孫退谷鑒藏雖博亦未見之而退谷撰帖考內云宋人集諸家善本名曰博古堂帖驗其帖目則即是越州石氏帖也然則此冊內之黃庭殘字柳書護命經及樂毅論海字本洛神十三行之類是皆宋末

坊賈所重摹之博古堂帖數亦可借以存石氏帖耳

按此跋非跋此帖者隨意録之以見博古帖之由来耳

宋越州石氏帖在宋時如曹士冕法帖譜系曾宏父石刻鋪叙載當時刻帖頗詳皆遺漏此帖惟陳思寶刻叢編有之至宋末博古堂帖是尔日坊賈以越州石氏帖重刻孫退谷曹倦圃皆有之而未知其為越州石氏帖所翻也文徵仲在孫曹之前慮悉知其来處然如樂毅論黃庭經全本文氏皆莫知其来處何据此黃庭殘本及護命經莫知来處乎樂毅論不全本末缺三短行章仲玉猶知之以摹刻入墨池堂帖亦不告於文氏父子其由全而缺相傳付受之原委文衡山及二承兄弟皆不知也樂毅黃庭文氏皆取不全本列於全本之次以見其所採之博然樂毅不全者即所謂海字本也宋時極重之文氏特未攷耳其刻此尚有裨益至若黃庭不全本豈惟文氏所未詳攷即宋越州石氏已未著其所自来安浮以鑒藏名家所論次与坊賈共笑耶是惡得以勿辨

嘉慶乙亥春二月四日石畫軒識

褚公所品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者唐人蓋有摸傳之本元祐秘閣帖有之未必出吳通微也又有首尾純七言者

董文敏謂墨池為之放光嘗見其本實在秘閣之下又有鎮海本即潁井石刻中間清且涼下既失一行廿有一字又不止在秘閣本下矣至若越州石氏帖所稱黃庭遺字即此內殘本也不特字多殘失而行次亦略有移易石氏入石時已不言所自來後人復何從而推究之所以刻古帖必詳跋其所從出之原委及入石之歲月乃為有益耳二月六日書蘇齋

此黃庭殘本與柳護命經蓋宋末坊賈所勒博古堂帖黃庭經凡六十行此殘本略存者前十四行之下半數字中間九行之上半數字耳後有辛亥一跋倪瓚為公采題辛亥是明洪武四年雲林年七十一矣此跋是唐以後別摹者字視秘閣本較大其第九行第十四行之末皆視原本位置稍易耳

此黃庭殘本不僅移易行次也即用筆結體亦已多有不同正與樂毅論殘本相匹對然樂毅殘本屢見稱于歐趙王順伯諸家而此黃庭殘字未之前聞也蘇齋

柳書小楷世不多見此護命經在開成二年丁巳柳諫議年六十四矣[illegible]聞米元章學柳書金剛經是會昌四年書又在此後七年則柳諫議年七十二矣

許柳書者推馮宿碑以為可擬虞書廟堂碑然尚不及李西平碑也若神策軍碑家著稱實亦不能在柳書諸碑之上米老雖嘗學柳而其論書頗不慊服豈其未見此蹟命經即柳公權諸葛祠碑在大楷中却能得黃庭遺意 其碑陰亦公綽書人多忽之鏤

明長洲章氏墨池堂第一卷之十三行沕勢及用筆一依此本彼是萬歷三十年所摹勒則此在前可知章氏所題王獻之書四字在嬉字右方者亦即此中書令下之四字 雖對驗如此然章氏所見或是宋時原刻未必是此拓也詳具後頁

杭本洛神十三行吾家蘿軒先生息影山莊所藏石也此本是其初拓今所畢選矣乾隆戊辰秋七月予讀書于城東育嬰堂容坐之東軒一日陸鎮堂與同學高湛如深見過談及楷法高湛如云所藏舊拓皇甫君碑及杭本玉版十三行明日當持來為贈即此是也自此時時臨寫此帖是時年十六矣始知用意研習小楷至甲辰冬以謁官詹事入直西苑直廬新壁辟院吏鋪素紙為書程子四箴同直諸公謂用杭本十三行筆意也然此十三行實尚非大令真本所摹斷損特

因幼時所習風味如昨是以觸緒記此非果許此為洛神十三行定本耳　乙亥二月八日石畫軒書[illegible]

此一本拓稍在後者尚勝近日之本杭州姚字女寧筆纂意也近日翻本失之此其驗也

棋卽旗也杭本記木秀瓊右四未知其何以異

洛神十三行以今所見品次於左

汝帖僅五行其鐫工稍麤令泐壞全不可辨矣就宋拓驗之亦與越州石氏本同所自出但字稍展放耳自以越州石氏帖為正矩可以想見山陰家法宋本翻有肥瘦不同肥者又非一本傳雲從肥本出皆越州石氏所傳此十三行上品次則唐荆川本董文敏推為天下第一何義门以為宋臨何說是也重摹有元晏本此為次品矣又如快雪之前一本亦削川所重摹又如杭州本雖有盛名當在此諸本下此其再次品也惟快雪之後一本嘗目驗其墨跡不應入於品録[illegible]

此洛神十三行杭州本是吾家羅軒先生所臨玉石刻与宋末賈似道刻於于闐碧玉之原本形神絲忽不差向來謂此卽宋時原本也今日藝林所共賞者杭本惟此而已及後汪孟慈蓮浮見宋刻本誦春彖芝分際[illegible]

[illegible]

始知此是重刻即米文盍云其淺近四桂老人親見玉工所[illegible]

鐫者也近日又有翻本姚女旁誤者又不必言矣[illegible]

[illegible]記此以着杭本之原妻与毘陵唐荆[illegible]之有元晏齋本[illegible]

事正相類　甲戌四月六日書示樹[illegible]

晉唐小楷品次

上品

樂毅論　全本　元祐秘閣刻　元符間記工　又越州學舍

重刻　停雲館之前一本

洛神十三行　越州石氏本　南宋末再刻　停雲本

褚陰符經　越州石氏本　宋末再刻　停雲本

黃庭經　全本　元祐秘閣刻[illegible]

帖摹刻　宋末再刻　停雲又刻

東方畫像贊　越州石氏刻　宋末再刻　停雲又刻[illegible]

[illegible]

破邪論序　越州石氏本　宋末再刻　停雲刻

以上略舉上品晉四種唐三種力命更古更在爾姑以俟

古拓快雪之力命又在季直下矣霜寒點俟之

次品

樂毅論　不全本　石氏　宋末刻　停雲

曹娥碑

率更心經

褚西昇經

柳護命經

黃庭經　不全本

再次品

秣陵唐氏十三行　元晏本

宋末重翻樂毅論　江邨重刻

杭州本十三行

其餘若七言通福之黃庭又如顏上黃庭又如贊因戲鴻快雪之樂毅論統不入此

嘉慶乙亥春二月十一日蘇齋記 翁方綱跋

翁跋謂從汪孟慈處得見宋刻晉字日上無泐痕然余見杭

本拓在前者日上尚無泐痕
先生跋中謂杭州十三行即朱文盎云其渼祖四桂老人觀
見玉工所鐫者此說非也四桂老人所見殆翻杭本耳此杭
本殆即賈秋壑刻於于闐碧玉者此說曾質之同館費屺懷
此襄並言曾見四桂老人所見重刻本後有跋語確非此杭
本此節頗闕跋證不可以不辨
賈秋壑刻於于闐碧玉者何以見即此杭本予所得蘇鄰所
藏十三行兩種其杭州本上有姜西溟題簽曰武林綠石本
則碧玉本杭州本武林綠石本同爲一本其爲秋壑所刻無
疑也章溪考勘偏旁數處殆所見後拓本而江孟慈篋中所
藏乃其最初精拓者也一時未及詳審遂疑此爲翻刻而目
江本爲宋刻原石予曾見清儀閣所藏剪本後歸楊又雲者
晉字中實未泐合字無泰米點後有大瓢蘇鄰二跋又見胡
函生藏本与之同但無後二跋想此二跋乃另石所鐫或拓
時遺之或纂時失去至後拓往往無有者則疑由翁氏售出
將跋石留之亦未可知也

此即宣和秘閣帖本拓法將見清朕惟黃庭殘石墨色獨淡予所見星鳳樓舊本㸃然此或是星鳳宣和兩帖集成予所藏宣和帖少黃庭二種十三行一種即樂毅海字本㸃多圓勢類墨池堂本与此册内一種不合其曹娥碑樂毅論全本東方畫像贊則無絲毫異計黃庭經四開半空半頁黃庭殘字一開半下空半頁曹娥碑兩開半下空半頁樂毅論四開半下空半頁海字本兩開半下空半頁畫贊三開十三行一開半下空半頁共二十三開黃庭兩種及曹娥碑上帶邊皆有翁題字惜蠧蝕不全

黃庭經

此即王元美所稱秘閣□□□ □酉十月方綱識

黃庭殘字

此是越州石氏帖內□□□□經翻刻者最有關于攷證不可以其□□□□□視之 方綱

曹娥碑

吳門陸允康家有宋刻一石此尚勝之 辛酉十月方綱

黃庭經殘字覃谿先生只言越州石氏帖暨博古堂帖有之而文氏據以摹入停雲館然予所見星鳳樓帖中實有之攷

星鳳帖勒于紹聖三年是尚在哲宗時石氏帖之刻當在南渡初則星鳳在前矣惟星鳳至南宋時又重摹余所見者皆南宋本其原刻与元祐秘閣帖不可見故卓溪于黃庭目為秘閣于殘字則目為石氏而不及星鳳或亦一時失攷耳

於眉士處見舊拓星鳳帖亦南宋重摹者段歸細校其中小楷与此冊各種絲忽無異並泐紋綫紋亦同則此冊出自星鳳無疑予亦得星鳳八冊獨少小楷及大令二冊以此補之僅缺蘭亭二種暨大令廿一帖耳

黃庭全本樂毅海字本曹娥碑三種与絳帖絕相似按星鳳小楷本出于絳亦可見當時摹勒之妙能不差累黍也

所藏宣和秘閣二冊皆無大令十三行則此冊中之十三行殆非星鳳即絳矣

舊拓晉唐小楷八冊

此八冊兩次所得前四冊至舊後四冊次之却喜無多重複集成亦正不易分晰記之庶便觀覽

第一冊黃庭經四闕四行樂毅海字本兩闕二行予定為舊絳本拓法不甚濃厚而神氣特勝黃庭上有嶧陽田氏珍藏

金石書畫之印樂毅上有長宜子孫印帖末有古吳平江路盧世昌藏於雪航精舍棣葉庵主陸鼎觀於墨佛盦中庚申秋八月澄江孔昭孔旌邑湯銘同觀三行頻字有盧世昌吳郡陸鼎寶漢齋金石書畫之印富貴昌宜東古情深五印

第二冊曹娥碑兩開三行東方畫像賛兩開半又一行蘭亭敘三開半曹娥画賛亦絳本蘭亭刪摹定武五字損本未詳所出拓法亦自佳曹娥帖首有峄陽田氏珍藏金石書畫之印末有長宜子孫印畫賛無印蘭亭上有懐古情深印帝邊上有寶漢齋金石書畫之印

第三冊洛神十三行絳本一開又二行宣示表三開出師頌一開半俱墨池堂帖拓極精又馬周等題名半頁三行出師頌有寶漢齋金石書畫之印在帖尾

第四冊破邪論序三開半又一行亦舊絳本拓極佳筆〻圓渾在停雲所摹之上墓田丙舍帖一開智永集右軍書兩開亦皆墨池堂帖精拓本魯公小字仙壇記兩開半筆意頗古未詳所出破邪論首頁有峄陽田氏珎藏金石書画之印長宜子孫二印仙壇記末有楊晉子鶴王閬之印三印

第五冊右軍臨鍾昨疏還示帖一開有半停雲舊拓本極肤

戎路表兩開宣示表三開戎路刻不精而有古意宣示頗嫌
不及墨池矣樂毅海字本三開則停雲精拓也還示帖後有
朱之赤鑒定高士奇圖書印玉堂清暇田鎮平生真賞四印
戎路表下有辛巖珍賞南昌袁氏收藏二印宣示表上有曾
经卓觀樓藏印及袁氏一印樂毅前有田鎮一印末有袁氏
及田鎮平生真賞二印兩處文衡山印則僞也
第六冊曹娥碑三開半末詳所出拓近舊而刻不精未免有
俗韵也畫贊四開一行墨池堂本拓亦舊而不及第四冊之
丙舍帖集右軍書矣曹娥碑前有真賞辛巖珍賞二印末有
南昌袁氏收藏武進費氏兆鋭之印畫贊下有朱之赤鑒定
玉堂清暇田鎮平生真賞三印
第七冊黃庭経八開墨池堂本拓与前冊畫贊略同十三行
二開停雲精拓本黃庭前有真賞辛巖珍賞二印末有南昌
袁氏及田鎮二印十三行帖尾有朱之赤鑒定田鎮平生真
賞二印
第八冊率更心经二開停雲本裴度西昇經八開疑玉烟堂
本心经前有真賞辛巖珍賞二印末有費兆鋭印石賓田鎮
三印西昇經前有田鎮平生真賞印末有曾经卓觀樓藏印

右晉唐小楷八冊皆山右田氏所藏前四冊同治辛未所得越三年甲戌復得後四冊雖不及前四冊之精亦皆是舊拓蓋一家之物仍屬一家也計得晉十八種唐四種重者六種而非一本所出前人裒輯之勞良非易易余既彙此八冊復多方搜羅更集為八冊題曰蘭雪齋集晉唐小楷以多為貴不能十分精擇其中佳拓正復不少物聚於所好諒哉

舊拓鍾王小楷五種

裝四小冊一冊薦季直表四開力命表三開二冊樂毅論全本十一開半三冊黃庭經十四開四冊曹娥碑六開此拓與停雲所摹小楷相近初頗疑為博古堂帖及細校不能盡符審其紙墨雖近宋拓刻法亦頗饒古拙之意又非明人所能季直表下有悅生胡盧印彭城開國印力命表下有文府寶傳胡盧印台州口房務抵當庫記及紹興小璽知此帖必出南宋人手品格當在博古之上也季直表前有大觀清監長啸松石齋四印未有成郭之印子青成氏真賞秋笛山房四印力命表前有大觀清監郭字三印未有成郭之印秋笛山房成氏真賞成氏之印四印樂毅前有李字大觀成氏真賞

清監勤伯鑒定五印末有成郭之印蕭乘鸞印茂苑韓氏圖書三槐堂印清監五印對頁上子孫寶之一印黃庭前四印同季直表多成氏真賞一印末有子青成子沕三印蕭韓三槐三印同上曺娥前有大觀清監郭字三印末有秋笛山房成氏之印成氏真賞成勍子青珍玩五印各冊上副頁皆有性存堂印

附錄覃溪先生樂毅論攷

樂毅論二種其全文者元祐秘閣本也其不全者高紳學士家藏石所謂海字本也秘閣本是梁唐所摹南宋初越州學舍有重刻石視原本稍瘦亦能傳其神理至南宋末此本又重勒石有人用絹素臨之依其行次結構而筆法稍變此墨蹟為吳江邨所得刻石于餘清齋董文敏邢子愿王虛舟皆歎賞推為定本惟張米庵知為宋後臨本耳此是元祐秘閣本學舍本也遞傳之派也海字本者舊刻石已殘闕後半僅剩三短行末一行止存一海字石被人取為砧高紳學士奉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買得之其石傳至無錫徐氏至南宋末石已泐損不可拓矣惟有越州石氏帖所刻是此海字本之真影至宗末又有博古堂帖以越州石氏本重勒石筆意稍

近方板精神微邈之矣然尚在吳氏餘清齋之上也其後博古堂本又失去末三短行長洲文氏遂据以刻入停雲館帖之第二本自此竟莫知其為海字本矣章氏墨池堂所刻乃是越州刻海字原本為可信也然停雲館之前本全文實自越州學舍本摹出筆意纖豪具備最能傳古本之真意停雲館此石後來又屢經重翻則又失之千里矣大約樂毅論全文莫善於停雲之前一本其不全者莫善於章氏墨池本惟賴此二本是舊蹟之存耳餘清齋本雖亦有足擇而古法因之一變矣至於欝岡齋戲鴻堂快雪堂諸本甚至棗加褚公系銜有貞觀六年奉勑審定之語不知褚公貞觀十年以後方出仕豈有貞觀六年已封河南郡公之事其帖之僞不待言耳 偶錄拙撰帖考嘉慶丁丑十二月朔八十五叟方綱

宋搨佛遺教經

此冊摹勒精妙墨光如漆鋒芒透露元氣渾淪看似平常臨寫時一筆不能似宋拓宋刻無疑也帖後無跋不詳其所自來李氏謂為墨池祖本校勘非也帖裝十一開又半有貞有小茶秘玩傳之子孫李氏家藏三印絹邊上有一衍子印

未有李氏意西小琴眼福田墉之章三印繒邊上有田墉印樸谷二印張跋在前副頁李書數語泥金在末頁帖上

右軍書如鷺翔鳳翥似奇反正不可彷彿董思翁云楷法以黃庭為宗然予酷嗜蘭亭敘章法為古今第一不特字字入法而天真爛熳波態橫生俛手化矣真神品也此本乃宋人搨本既得正平史退險絕不少山陰矩度亦足寶耳余學書近二十年初學晉人中間復入唐室數年比來又愛宋人愛博而情不專愈雜愈拙成野狐禪學者能守此帖而細參之自得正法眼藏矣　雍正八年庚戌六月廿又八日題于廟子灣稚舍山陰情田農張機（張機之印）

此冊的係北宋拓本章氏墨池堂刻即從此摹得並氣韻之古厚遠不逮此

舊搨佛遺教經

此搨本墨頗類舊藏絳帖小楷錢葉筆意處含圓融渾厚必非後來所摹各種楷帖能及右軍典型可想見也與墨池摹本然忽不差其為祖本不必疑也帖裝十開有半內缺一開自遠雖至有智十二行二百二十四字首副頁上有文休承

泥金小楷心經一篇係磁青帋惜金色已褪又能坦居士畫
尊者像一開首頁上有能坦氏純白之衷楊紹和鑒定宋存
畫室四印未有東郡楊氏海源閣珍藏一印
右軍小楷若黃庭若樂毅名帖中皆有摹刻本獨佛遺教経
只墨池玉烟有之宋帖中皆未之見也即所傳越州石氏帖
博古堂帖專收小楷者亦未之前聞然細審筆法在黃庭樂
毅間疑非後人所能偽為也若以年代久遠真蹟難憑則黃
庭経猶有謂為吳通微書者樂毅論猶以為王著偽作者此
佛遺教経更不足信矣歷舟先生議論極好謂論晉唐小楷
于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真偽但得古雅純質不失右軍
筆法雖目為右軍可也吾於此帖亦云是帖予凡藏六種李
氏宋拓本為上此海源閣本次之墨池堂本又次之玉烟本
軼遺墨池本板另一本字畫拙滯自鄶以下矣
單溪先生攷訂晉唐小楷極詳而獨不及佛遺教経章氏刻
之墨池堂亦不言所自來遂令後人無可考究此拓實致佳
本為墨池祖本無疑特析圖慶時壽趙法遂有疑為松雪所
書者然其結構古厚非水晶宮所及也

北宋搨真定武蘭亭敘五字殊字未損本

曩得宋拓醴泉銘聖教序常念定武蘭亭不知尚有真本在世否乙丑之秋果得此卷于粵東何氏審知崇雨舲中丞舊藏啟墨古雅流傳有緒雖價重連城足慰生平志願矣趙子固落水蘭亭松雪跋謂五字已損者與獨孤本無異此乃五字未鐫並殊字未損證之姜堯章偏旁考及韋溪先生蘭亭跋一一符合誠希世之珍也帖高八寸八分長二尺三分未翦共二十八行後空一行自文公以下題識皆佳惟前後年次多紊特略敘其次錄之印識尤多併記于後而以題首題簽冠于前焉

天際神龍 [illegible] 書　宋旭題 石門人

北宋拓五字未損真定武蘭亭敘　巢翁老兄屬題　西陂宋犖 [illegible]

宋拓定武蘭亭帖卷　殊字未損本　侑亭藏　德潛題 [illegible]

宋拓定武蘭亭卷　蘭亭為真行之祖　定武為石本之聖此卷流傳有緒真冠世之寶也　咸豐丁巳閏五月廿八日覺羅崇恩題 [illegible]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敘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真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內府者也熹嘗見三本紙墨不同而字跡無異縉紳題者剖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奇秀渾成無如此拓陳舍人至淛東極論書法携此本觀之看來後世書者刻者不能及矣亦可為一慨云　　淳熙壬寅歲淛東提舉常平司新安朱熹記

至順辛未夏五之望河東張翥觀

定武古本審然如蛟虬變態燦然耀采楮墨間觀者眩目晦翁先生䟦令人追仰前脩凜然興敬　　丁未春三月渭漁出此示觀　東里王冕題

昔坡公題德州士人家藏東方畫贊有云畫贊世多本唯德州者第一君所藏又為德州第一今觀此定州本稧帖真右軍血嗣後有宗賢朱文公題語按歲月迄今已一百八十六年矣文辭筆墨燦然如新而揭工鐙蠟豪鋩畢現又是今世所傳定武真本第一予於是帖豈敢妄言哉即以坡公題畫贊之語移贊斯帖歸之渭漁應不笑為溢美也　　至正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　揭汯識

右定武蘭亭惟北宋慶歷間拓本五字未損最為可貴此本

南宋時藏陳舍人家當時蘭亭諸刻雜出無有能及之者朱文公論之當矣予按南宋紀淳熙八年八月太子侍讀楊萬里疏舉公等六十八人於宰相王淮之前故公於九月擢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而公題跋在壬寅歲是淳熙九年也此本自宗元以來諸賢題觀皆稱定武的本而文公手澤尤足以動人感嘆欽慕之不已也今南村俾予題識拜書於後

洪武壬戌二月陳文東[illegible]

蘭亭以定武古本為上朱文公謂率更所摹蓋緣唐太宗承得右軍真蹟命善書諸臣摹拓分賜諸王近臣當時惟歐臨奪真因刻石留禁中一時在外鐫搨者皆它石耳故禁中石派從至宗慶歷間猶完善如初竟為李學究得之繼經宋景文守定時從其子取石置于庫此本的是當時所搨未經薛氏手故五字精完若是而字字變化遒勁超常正如鳳鳥河圖不多出見於世者也今歸南村藏弆真冠世寶哉　辛未秋七月廿三日王紱識[illegible]

弘治元年歲在戊申春二月六日許志仁觀

弘治戊午春三月既望徐霖觀[illegible]

子京所藏蘭亭甚富以此本為連城宜子子孫孫永寶勿替　太

原王揆登觀餘題記

余先宗伯於萬歷甲戌曾得韓侂胄所藏定武蘭亭時余尚未生及余既長篤好法書遊數見賜臨玩最久寢食与俱崇禎庚午又購得榮芑所藏本二卷皆嚴氏物榮芑本有項子京印識余閒此本與余所藏榮芑舊本同一手搨出命墨奇古神采勃發卷內有朱文公手題前後亦有項子京印識可見項氏藏物之富如此甲子解組歸田心獻頻過復得觀此合余藏二卷同校於半山草廬三卷同是定武真刻六百餘年神物今得並來同聚一室大是奇緣眼福良厚矣喜書其後 半山老人韓逢禧 逢禧

崇禎甲戌二月金汝礪觀 汝礪

崇禎辛巳新鄭高瑞隆謹閱

乙卯六月廿二日與高德元同觀 南陽耕夫樊士寬書

蘭亭自昔已多刻本士大夫家輒浮一本又復別立一石而赫赫稱道者莫若定武本也真定武本筆筆沈着圓勁不露鋒穎無限天真後來諸刻所不及也此本是泛定武原石拓出無疑歷傳精好宗賢而下品題殆遍迨明季為通政使侯峒曾所藏時遭革鼎公在籍集衆守城乙酉秋初大兵克嘉

定公父子三人俱殉國難是帖為公土人拾得手極力搜訪
三四十年至今冬得之竊思是帖經公秘惜今究然如故真
有神靈呵護也　乙丑小雪前二日冒襄
是本慶歷舊拓蘭亭真跡既殉則行世者賴有臨本臨本少
則賴有石本石本難則賴有定本當北宋慶歷時定武稱為
世寶非青游交舊不可得覩今日手此帖經前賢朱文公鑒
定及元明諸公品題遞代傳寶玩此筆力雄勁姿態絕倫的
是山陰矩度世多刻本皆弗及也我生嗜古有癖每於定武
蘭亭常寤寐相通今一旦見於巢民先生處是慰平生渴喜
昔陸務觀跋蘭亭云龍乘雲氣而上天鳳皇翔于千仞吾見
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鳳耶務觀所評如此信為賞鑒家之知
言也夫　吳綺拜題
巢民先生近得定本蘭亭水繪庵中又增一秘玩　閒示同好
爭歎奇絕予附諸君子之後得以縱觀何其幸也　金壇張
大心拜手謹題
昔於杜茶村齋中見一禊帖云是諸氏臨本真神物也余快
然興歎愛賞久之今余与巢民結忘年交數載若盤詩簡時
与唱和吟詠之外追話疇昔如昨日事曰述所見諸臨禊帖

於巢民之前而巢民欣然出此定武真本見示喜見是本筆法雄渾比之褚氏專以姿媚取勝者有泰岳邱垤之異巢民得此豈以風流文采冠絕一時而是帖乃歸之乎桐雨初晴午窗多暇援筆記之　王士禎

定武蘭亭海內寶也巢民風雅士跌宕文酒五十餘年尤喜作擘窠書今以暮年而得是帖示吾飲觀竟日因書此為巢民娛老誌慶　康熙戊辰秋西陂宋犖

冒巢民先生負鴻博才蓄而不仕敦孝友喜法書常與海內羣公怡情觴詠隱于家園焉家藏定武蘭亭秘惜甚謹今出以相賞先生謂余曰先賢朱文公手題之本至明季為侯峒曾所珍撫今追昔文公往矣而峒曾以死節稱嗚呼先賢忠義之士固為百世敬仰況是寶今存吾家豈不更動人流連寶惜耶余觀畢喟然歎曰是寶為先生所得幸會也點墨緣也今先生既知所寶可謂賢矣　康熙己巳八月　樸村張雲章

康熙丁酉夏月吳門陳震借觀于壽石齋中

丁亥閏七月下澣梁谿顧光旭觀

癸卯正月朱承漢觀

壬寅之秋王峯精舍觀定武蘭亭帖與江邨高氏所藏更勝止可下真迹一等因鹿〻酬應未能借橅今得覩此頓還舊觀 癸卯八月鄒𣝕記

後學顧贄觀

甲寅桂月雲川吳斯洺拜觀

康熙五十二年夏五月廿三日汪士鋐觀

乙丑仲春三原王焯觀

小華劉澤溥潤生樸觀

河東李猶龍雲起拜觀

沙麓張鴻佑敬觀

檝雲山人顧衡含觀于水繪庵中

田居龔翔麟摩挲展玩竟日

此真定武蘭亭乃逸少行押神品用筆圓潤之中猶存篆隸骨韻足為學書者百世師也迨唐代歐虞褚薛皆賴以取資焉而歐虞得之為多餘不過一枝一節耳蓋定武本出自歐臨其九成化度一道一模實從此而出余觀此本因用油素雙鈎一通并朱文公題跋而藏于家恥慰中心懸系矣題此還之士榮先生以期他時不作漁父入桃源可也 乙巳冬

山陰潘寀 潘寀

乾隆九年重九日稽留山中民馬之裕觀燕山俞其光後至亦得同觀

淮陰張貂力臣觀于砥齋 印

仁和周元理拜閱 印

己丑夏五嵇璜拜觀

乾隆四十七年仲夏漳浦蔡新觀

金匱秦蕙田觀 印

乾隆庚戌五月四日程瑤田審定 印

壬子六月且園借來匏景龕飲觀竟日因記小香黃晚 印

是本蘭亭之在世間名未甚顯然趙子固之落水本早已烜赫歆林蓋以子固心務三四十年之久而終歸所有費券半篇及歸至霅溪山風逗帆覆舟其它不顧而獨持蘭亭一卷以出其為千古獨癖如此所以傳之悠久也予往亦見於京邸紙墨亦極昏暗然已翦開數處此本幸未翦裁仍是宋季用濕墨所拓惟字畫獨得其真舉此皆勝落水蘭亭也豈易得哉漫識數語以還曹辛甫文學善藏之異時或能遇落水本同此相較以證斯語可也 嘉慶紀元秋九月廿八日甘

泉江藩 解
此文公題詞語真簡古而典雅後賢難及觀此如見其人令
人遠想千古道統之微皆賴以興實篤漢儒而上之此天之
有意也久矣今觀公書肅穆渾古遒勁端重周旋中禮如王
者端冕而有德威六七百年至今尚令人追仰其風範不置
慄然興敬蓋公潛心孔子之學晴探冥索卒至於道其詞章
字畫實有不暇留意者弇州山人亦謂公書無意求工而點
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也即此一篇傳播天壤又豈但
與右軍蘭亭互相映葉而已哉　丙辰十月朔日後學江藩
敬識 解
道光壬午秋斯澤假此見示得觀生平未觀之寶亦何幸也
姚元之記 元之
宋搨定本蘭亭以此為極非具正法眼藏亦難以識其徵也
癸未春杪　李宗瀚記 李瀚
蘭亭帖刻本雖多各具一體有如人之面焉孫退谷謂昔人
評蘭亭如聚訟不知蘭亭之有定武如眾星之有斗羣峰之
有嶽也余最服膺斯語今得此未剪真本世間寡二居今日
不啻魯靈光之巋然獨存也余家舊存蘭亭數十本得此而

後餘無足觀矣戊申己酉往來秦中曾在書估中買得油素
雙鉤六本業之實從此本出跋尾印識俱如一後欲刊傳不
果咸豐丁巳入覲歸來息〻將近山左乃購得此都中好事
咸驚詫深妒余得此本余亦未以示人也惟願從吾所好玩
而老也斯亦幸矣　此卷楊蓉舫太守謂相傳巢氏藏其殘
後歸山左曾學海侍御祕不示人乾嘉間為穆相國所得今
歸余嘉乎堂如對名師益友又可作名山勝水觀以窮其縹
渺高深之致作絕世佳人觀以挹其幽嫺淵靜之神造化既
我何厚哉　丁巳閏五月廿六日覺羅崇恩謹誌
蘭亭為右軍最得意書唐太宗愛右軍書藏至三千六百紙
然以未得蘭亭為憾遂命蕭翼以計取之於右軍七世孫僧
辯才者太宗喜復命褚遂良韓道政馮承素趙模諸葛正湯
普澈等摹拓以賜諸王近臣各一本後歐薛諸家亦相繼臨
橅以歐臨為家肖遂刻石禁中未幾耶律氏輿歸中道又棄
之殺虎林慶歷間為李學究所得李歿于妓家其子負官緡
時宋景文帥定武以金代輸得此石藏庫中與宝元間薛師正
出牧定武為求者日衆乃別刊一石以應求者後其子紹彭
又復刻一石以易原本又鑱損流帶右天等字時已摩拓既

久字口點不甚佳由是定武已有三石矣大觀中詔取古石刻置宣和殿南渡後古刻已無聞焉余家藏有高江邨手跋薛師正本與此真本相去超絕此本極娬媚而古厚黃山谷云品古人書以質厚為本旨哉斯言也此本命墨有寶光古色照人其中字畫轉折拖絲豪鋩畢現無一點一畫不極可人意者按之姜白石偏旁攷翁覃谿閣學蘭亭攷一一卷合此非人力所能偽者此真古刻定武原石無疑也是本未經覃谿目覩翰墨之緣點有定哉 仰之慧

平生最嗜右軍蘭亭遂先得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宋拓凡六本唐搨一本作七佛同龕之室以弆之後又得宋搨四本共藏十一本皆世所希有者也如此聖教序一帖可謂躊躇滿志惟夢寐此帖慧本者三十餘年今一旦得之日日得從几格間以覩山陰真面目其快何似 趙松雪獨孤本余昔年曾得見之今猶在目中其流帶右天等字已損字跡將近模糊失真正如百戰老將體無完膚失血過多暮年遲鈍羸膚設非早入淩雲閣畫點孰知其英姿颯爽若天神哉此本神采如生極娟秀而翔舞其一種雄偉之氣橫掃千軍也余品為天下法帖第一右軍法書第一香南精舍古墨第一

默尊者玉牒崇恩三題此閒五月廿八日崇恩私印雨舲印識分段錄記不復敘其次題首上有香南居士秘笈銘心絶品崇恩私印平野墨緣三印帖前綾邊上家在雲臺之畔冰陽呂士滈字小滄印忠孝傳家穆彰阿印巤翁冀野喬炳增印平陽汪氏藏書印鄂庭子孫永保子京父印項子京家藏項墨林父秘笈之印甲字印下神品王氏敬美謝節從義宝佛庵主坤遠圖書項元汴印墨林秘玩正華嘉興吳鎮仲圭書畫印共九印一半鈐帖上帖首上有崇恩香南載揚趙氏子印俶岳珂項元汴印馮標志公王氏藏書室印元之共十印帖尾工有英餘私印志珠女史臣朱世印金傳敍印榮樞之印汪舫讀仰之玉牒崇恩潄□仙館九印斯文政和璽偶養心快目項子京家珍藏舍文堂印三印半鈐帖工帖後綾上孫均曾觀上元弟子元孫歸点陳氏曉嵐目鑑赤子久番東陽吳台朗印武政之印朱□之印梧章之印劉郎鳳鈞都退年印十三印跋前綾上五印重四一小垒氏跋上水繪庵珍藏王敳私印樊氏子厚犖印黃戴功記沈煋文印蕙田之印三南小隱臧西樵者九印餘八印七半印重文公首行跋下有敬美睒珠印跋末有周之冕少谷曹學海印葛山清

芬館西堂六印又二印不可識餘六印重高題下陸莊之印與題下三印重揭跋項氏三印重徐題下仲宣審定一印項印重綫上翁松庵意口省三又號健秋三印陳跋前有潘宣子番氏錫爵鶴慶堂二口五印餘二印二半印重跋後周元理印壽和樓印二印冒跋前子京水繪庵鈐縫三印重後項氏二半印重吳跋前二印重二半印重王跋下一印重張跋前項氏鈐縫二印重崇跋下接縫處項氏三印重凡再鈐一印有極佳者亦有惡俗不堪者未免為斯帖玷備記之以存一時鴻亦云尔

按定武蘭亭有落水本獨孤本經二趙珍藏題跋久已烜赫于世此卷韓跋中有韓侂胄本榮芑本繆大史寫意錄載榮芑落水兩種外尚有宗仲温藏本據半山老人跋言此本曾與榮芑本對校同為五字未損真本如一手拓出而宗仲温本周伯琦跋亦言筆勢中勁外圓八法具備大氐五字未鑱損者蓋未歸薛氏之前本是皆勝于落水獨孤二本也榮芑仲温二本尚見于寫意錄此卷竟未見著錄物之遇不遇亦有幸有不幸耶丁酉之歲既倩吳郡陳伯玉摹勒于石置之于蘭雪齋復於此錄中詳其跋語並名家觀款印章冀此卷

榮芑仲温名本並垂天壤不使落水獨孤二本專美于前吾其為是卷之知己也耶

此卷列坐其次次字末筆是一捺有迴鋒縮入所見定武覆本俱作一點姜翁偏旁改中均未及之又永和永字一撇略有帶上一趯一捺微有挑法具見隸意各種覆本盡失之不獨書處蔡筆微折轉也此二條似可補入偏旁改中

夏日於城南觀章覺庵所得蘭亭內有一種與此一絲無異當必由此本或榮芑本所出惟不著摹刻姓氏亦無歲月可稽細校後半精神尚不及伯玉摹手　癸卯嘉平既望

舊拓潁井蘭亭敘思古齋黃庭經合裝

此石據筠廊偶筆云明嘉靖中潁工人得于古井中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蘭亭後有永仲墨妙筆精二印識者定為褚河南筆竹雲題跋云潁上本董宗伯目為米臨亦恐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當遠遜前賢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其說是也此拓蘭亭上有蘭亭敘唐臨絹本七楷字黃庭上失去思古齋石

刻五篆字至蘭亭後尚有張登雲一跋此亦剪去附錄于後
備攷帖裝四冊首頁上有文起堂珍藏張龢百鑑賞二印俻
邊上有武進費氏兆鋆之印朱氏子青三印末頁俻邊上有
大龢觀款黃庭裝五冊首頁俻邊費朱三印仝末頁緔邊上
筆間跋三行其帖之妙處前人具言之無待贅言也
二帖右軍真迹不傳惟實永興褚潭州歐陽率更臨本盛傳
使而寖遠寖贋如真賞齋傳雲館諸刻不足之觀此刻久塵頹
上學宮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闗田民间掘井得石洗而視
之迺出此焉然頹上斷鏡古者歲月漫漶不可攷余索而諦
識風神道勁大近褚筆蓋唐文皇以館閣摹本散置黌塾間
疑其一云　龔郎張登雲跋
康熙丙子正月廿二日山陰楊賓觀 [illegible]
黃庭真搨舊留頹上近為上官徵取其縣人搥碎之有摹本
在鎮海縣余向時所見皆鎮海者去歲後慈仁廟市購得頹
上一本取鎮海本校之皆用反鋒乃知原搨之可貴也此亦
鎮海本　西溟 [illegible]
此本果出鎮海与否余不能辨但就生平所見當以此為最
若輩間所得慈仁本余曾見於京師郎舍雖亦似褚筆恐未

能出此本上記此以問葦間不識以余言為何如也　耕夫

楊賓 子惠印

同治元年清和望後古雍朱子清觀識

同治十二年五月五日購於京師廠市之論古齋武進費光

錄書以識幸跋

大瓢先生世稱楊孝子觀其題跋在康熙三十五年至今已

三周甲子矣無論估之佳惡即此真迹數行亦當什襲藏之

況又有西溪妙墨耶　光緒丙子正月廿二日錄又書耕夫

穎井蘭亭黃庭余凡藏三冊一為家傳本蘭亭與此冊相似

黃庭搨在此前其一冊俱拓在此後矣尚有殘石一冊為碎

後所拓存字無多四冊相較確為一石特此冊濡墨甚精耳

跋謂神龍真本不可見如鬱岡快雪渤海各種褚臨本皆重

摹者惟穎井尚可見褚臨妙蹟虔舟謂一種清和廣大韻度

識者非它本所能及者此為宋刻原石無疑葦間一時失考

目為鎮海大瓢辨之是也取覆本對勘自見

舊搨蘭亭集勝六種　秋蘋盦舊藏

第一種何氏蘭亭即東陽本也原委具見何張二跋中雖非定武原石亦非定武覆刻之二本然宋刻無疑松雪謂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者也此本拓至精所藏數本既無能及之者石在金華府有以拓本見貽者疑經磨洗剝蝕無復真面矣

何氏蘭亭石前十八行欣俛起猶不止是一石後十行能不起隨化止又一石兩石拓出將界線截斷硬接成一紙此段原委惟山陰楊大瓢先生曾言之詳究如翁閣學覃谿先生未之知也十年前曾收得一本下接十行之首有隨化終字猶未割去可證大瓢之言非虛　同年呂定子所藏何氏蘭亭後有先大夫題識手蹟敬錄於此　虎麟

按近拓前一石至向之所止欣俛一行在下一石第一行下缺猶不二字闊字泐處較此轉少細審確是重摹此一行以補者豈前石缺失末一行以後石所餘一行刻之耶

第二種江都本此本不多見傳聞後有松雪跋謂与所得獨孤本無異此則不然或是覆刻非江都原本也羣字一豎富無理与類上本同崇無三小點中一點一豎却有微斷之勢歲似有點却与中横相連中与定武真本合者雖字無點聽

字右ナ有一曲点字四點第二攪字見上多一筆它覆定之本
皆不若是

第三種穎井本原石舊拓

穎井本有某武弁翻刻本纖毫畢肖幾令精鑒者爲之目眩
原石碎後翻本亦復見重于時此則原刻精拓也　振甫
按真穎本氣字末亦一點与气字處不連和暢之暢日外有
一小帶筆却不相連遊字走折處廻一小圈精拓皆可見覆
本盡失之以此辨真贗百不失一

第四種國學本即退谷侍御未見柯本以前所最服膺者也
又曰天師庵本此拓極先字多缺潤近拓字盡磨滅僅存形
似耳以時露趙法頗有疑爲松雪所摹者余以爲亦宋刻之
一種耳
定武真本目所未覩若國學本之渊懿肅穆其氣息自在諸
刻之上佀此舊拓近亦不易多觀也　振甫

第五種閩中本亦曰秦藩本是由定武五字未損本摹勒者
其与定武小異蘇米齋蘭亭攷已詳辨之規模具備特乏雄
厚之氣殆明時刻法已与宋異矣
閩中本明秦藩取内須定武本摹勒上石故覺典型尚在前

刻右軍聖教序舊在西安武廟闕原石近亦不存矣 振甫

同治壬申十二月初旬偶遊廠肆購得此冊雖種數無多而歐褚兩派居然具備東陽國學兩種楮墨並舊可寶也 振甫楊慶麟識

第六種上黨本亦稱長治本定派而兼有褚臨風韻未刻董跋勒不甚精又有程一敬除書題識兩行董跋後又有咸陽程一敬杏妝藏石于寶蔭山房亦隸書後附閣中本拓較精湛而不及前一種之神韻蓋拓已在後矣

此即退谷銷夏記所載長治本與潁井本並稱為宋刻者也筆意婉妙如落花依草翩翩可愛 振甫識

退谷翁銷夏記謂此本與潁井無異今觀兩刻殊不相類長治之唐和婉妙大異於潁井之峭逸遒勁也董跋數目此唐刻而卑鄙閣學復以潁井本為脫胎於神龍疑出自米老之手昔人聚訟之誚豈不信然 振甫

簽題蘭亭五種東陽江都潁井天師庵秦藩類蘭石先生書蓋後二種續得裝入者故重一閣中本也東陽本前有家麐印節邊上有綠云巢玉環飛燕誰能憎妝詮審定三印末有一片冰心在玉壺播州太守二印江都本前有汪喜孫印節

邊上皓翰墨緣澄清墨妙之室二印又玉環一印末有秘書外監子䟽真賞二印一印不辨而邊上書畫傳一印瓶并本紙邊上有緑云玉環二印末有焦氏墨泉印天師庵本而邊上緑云玉環二印末有子瞉印紙邊只誤落俗人手一印秦藩本前有墨泉印紙邊緣云玉環二印前後副頁俱有澄清妙墨之室印

舊搨摹定武蘭亭鐃損五字本

蘇米齋蘭亭考謂潘氏祖本宋字僅見右一點旁注云即世所行偽絳帖之第二本此冊宗字存右點与絳帖之第二本同而拓手精良鋒穎畢露其潘氏之祖本缺中斷計缺室之內下一行回寄所存半字當其欣微損而有蕪紋細潔可愛帖首有陳字圓印尾有稚彭印

蘭亭石刻甚夥前人聚訟紛紛此刻究然定武實是佳本不必在針孔全鉤九脩八濶也可孫　嘉慶丙寅小春嘉善錢樾觀并識（錢樾之印）

蘭亭定武祖本既不可得翻刻之本無慮百十種皆謂之定武此本五字已缺而石復中斷實定武肥本也玩其精神皓

祺光采奕奕亦不可多得之品矣述雯其珍藏之　秋室拜
觀附識於尾　瑩

是册蘭亭初得未嘗細攷嗣得真定武本校之乃知此種雄由五字損本摹勒在定武本中精品也無怪撫棠秋室兩先生俱極稱之闕中本僅存骨幹自不及此之骨肉停勻不浮真定武即此亦可略見一斑矣

段曾氏八種蘭亭内有此種錢棋溪跋謂石藏吳门謝氏乾隆庚戌秋石燬于火拓本遂絶則与絳帖中第二本非出一石可知已

舊拓橅定武蘭亭鑱損五字本

此拓帋墨極舊字畫甚肥覺雄渾古厚實勝前本惟未詳所出与前種合藏亦可號一瘦本一肥本也与它本異處崇字三點俱全雖字無點亦字四點皆与真定武合帖上御覽二印疑偽綃邊上有餘讀盦、西園所藏二印帖尾有愛吾廬周氏鑑定任氏子明世襲一等忠勇公之印子子孫孫永寶用娱清書屋七印尚有二印不盡可辨

舊拓蘭亭潁上學宮本神龍本二種

學宮本殊拓大致與潁井無異惟永和九年一行前題額上學宮本五楷字山右陳壽卿太史跋三行書其下引筠廊偶筆云云是誤為潁井本北平李氏後二跋亦引張登雲跋並畫禪室隨筆亦誤為潁井豈陳李皆未見潁井本前題唐臨絹本者耶是可怪也帖中氣字米一點不連暢字日外亦有小彎游字拓漫一圈不可見而類字下又筆亦與潁井同特神韻不足殊遜于潁井也

神龍本凡藏四本此本為最舊筆意飛翔動宕有不可捉摸之勢豈即覃谿先生所藏四明范氏石本為豐南禺刻于烏鎮王氏者耶帖前有陳奕禧印後有曾為平壽陳介祺藏北平李氏所藏口伯子鑑賞三印曾見翁考神龍本數條附錄于後

予所見神龍本皆有貞觀神龍開元大觀諸印惟王秋坪所藏本較佳而無前後諸印予既為手摹入石矣四明范氏石本即豐南禺刻于烏鎮王氏者亦有神龍諸印而筆法勝諸本不啻倍蓰矣治亭宗伯得一舊拓乃無諸印而圓潤又在

范氏石本之上蓋宋刻宋拓耳（斯文下此本無褚氏印 王秋坪本尚有之）

酌園通政持所藏星鳳樓帖十二冊來看此褚臨在申集之首即右亭所得本也

顛園所收蓋雜取宋人松閣諸刻摹成者即以此褚臨蘭亭細對視四明本無一處不同而神理圓渾潤雅勝四明遠矣第六行弦之脚底缩上二分許第十一行末仰字針眼尚具四明本無之

以上翁跋天一閣褚氏蘭亭諸跋節録者據後二則此神龍本雖有神龍等印而弦脚不缩仰有針（此字缺）勝于四明本矣

舊拓姜氏蘭亭前一本

此即王虛舟目為集聖教蘭亭也石藏姜氏葦間據跋稱一石刻兩面此其前面一種也筆意涵融圓潤別有一種風趣帖前後上有清涼堂書屋竹南艸堂臣瑩章映山珍藏三年以上東西岳獨馬全游內外邊五印末有霽林章雨圃伯子二印跋末負有寶沙堂陳氏收藏印

蘭亭是右軍書第一此本是蘭亭拓本第一趙子固所得蕭

千岩藏本未知視〻此伯仲何如耳此王阮亭跋林康原藏本語也張青雨携示寫笠余出此本較視之雖帖式各別而點畫毫髮不少異此亦拓本之佳者耶　康熙庚辰七月七日抱雪谷茹芝識時寓都門萬佛寺 耕茹芝

此姜太史甲子冬贈余者其時同客都門情懷甚契憶出此贈余時蓋不勝愛惜踟躕久而卒以見贈知友朋之愛更有甚于愛此者矣此義結於中者將二十年今太史已物化每一繙翫不禁愴然太史名宸英字西溟慈谿人其曾祖與余曾王父金谿公有諳誼云七夕後二日謹識于萬佛寺之西廊　茹芝 耕

此石今猶藏太史家太史世精書法有由來矣又識 茹

潘松陵云宋時蘭亭有百七十種今不得見余所收有二十餘種此種得翻刻本前有賜潘貴妃四字御筆後有米晦翁及東屏僧跋宋搨未有題跋 元方

聖教序所集大半用此此果右軍真蹟耶抑定武本乃歐陽率更所臨此出虞褚輩手耶東屏跋語戒其徒世守勿妄示人趙子昂入都嘗假諸東屏不得得獨孤長老定武本作十六跋頗致恨于東屏蓋此本與定武本絕異云抱雪 盟 耕 柏

余同年友姜葦間家藏蘭亭石刻二種其一與高麗撲文庫
本無二其一則此本是也云俱是褚登善所摹余曾以宋搨
廟堂碑帖貽葦間易此二本手自裝帙後為俗子取去其人
已化為異物不可復得而余老友亦已矣今於抱雪處複觀
此冊不禁潸然而有感也高麗本葦間得之於納蘭君上有
撲文庫字中間興字下畫有焦筆較此本尤飛動然此本亦
是近今第一抱雪其寶藏之庚辰冬十一月汪士鋐記
西溟館丈向曾詒余蘭亭一冊最所珍賞今見此本不獨神
情高古倍覺過之而其中如賢字跡字痛字亦字之類結構
尤絕不相同豈其家藏有兩石耶侯官林吉人所藏善本今
夏曾於隱綠軒中見之果與此豪髮不爽余將從何處觴之
得與兩君成鼎足之勢乎　涇陽劉灝識
西溟先生所藏馮摹蘭亭舊而古已足珍翫以此帖較之尤
覺神氣完足自別是一本無疑其有舊處亦正其古處真可
寶也惟舊則古吾於西溟先生不禁有感焉而並以誌吾友
之不忘舊交其古道逼人云　北平有德識
唐人書虞歐稱神品褚河南則行以八分源於篆籀米顛推
論之至云顛出於褚然要其寔無不從會稽奪胎觀仁壽宮

夫子廟堂及長安馮翊聖教可見矣所謂昭陵永閟千季蹟定武猶存幾樣碑者蓋真跡之難如此也茲冊爲西溟太史藏本持以贈抱雪長兄者鋒畫逸朗町畦絕無李北海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較諸家摹傳如萬馬奔騰驊騮獨先豈可以形似擬乎抱雪爲吾曾大父年友哲裔与余兄弟有世講偶游下里酒酣耳熱出以相示且悲太史之九原不可作也斯文淪喪共爲感慨者久之　壬午花朝瀏中左輔郃陽康乃心　乃心　乙太

米襄陽以畫易蘇耆家藏蘭亭評其率意落筆真是褚法王弇州常謂歐本宜得右軍嚴正氣歐褚天分二公鑒別至審余向自西溟獲此搨勢絕飛動信出登善嗣又得何氏斷本骨古神遒舊出信本自許淩壁抱雪今冊与余所得出一胎褚臨奚疑再購何氏歐拓百世寶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天泉汪灝　笨泉　汪灝

蘭亭自渡江後世有數百本如書法者但辨其神氣腕力鐵筆之精即爲佳本若必其流傳所自點畫異同此第二義也此本神氣完足波折自如與聖教初本同一筆法非虞褚輩高手不能臨也然必命之爲虞爲褚吾亦未敢自信耳　鶴

祇遹客吳門張鞏識

壬午二月客郃陽縣署董二尹以何氏斷本見贈果如天泉太史所云骨古神逼快玩弥月謹內行箚比即有小札遞報天泉也 鞏凡

此褚河南臨本也想見古人臨摹古蹟在得其神骨至於本來面目則斷斷不改耳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閏七月婁東沈起元識 沈起元印 敬子

嘉慶壬戌春二月歸藏於竹南草堂海昌查瑩識 映山

余得此冊後復見周荇農年丈藏本與此拓皆同後有方南堂先生跋夢樓先生四跋錄此冊內方跋云云確有可據退想懷仁集聖教用定武者七字褚本者三十七字二本可通者十有四字果如宋金華言此種蘭亭在唐初早與歐褚二種鼎峙懷仁得以一併集入聖教後人不得經見轉謂之集聖教蘭亭不知仍是聖教集蘭亭也惜不得起唐舟先生而質之方王跋語附後

永禪師以書法名梁陳間法書要錄東觀餘論法書攷書品諸書止言其寫千文未嘗言其臨蘭亭此帖前後亦未嘗標識永師名字惟裒於京師見舒檢討大成所藏搨本與此本

同出一石後有宋金華跋云智永臨蘭亭澄心堂物也後歸王晉卿米襄陽謂下真跡一等遂出馮湯諸人摹本之上時有周惠明工於刻字遂摹勒上石世所謂洛下本也宋公博聞廣見言必有據但觀此本全是聖教筆意不似蘭亭出於唐人或嫁名永師耳使果為永師手臨則懷仁衣鉢固有由來矣　乾隆癸未三月廿二日貞觀識

香光論書語：皆從實備實證而出不備考据不拘成見余最服膺獨謂聖教為懷仁自書且訓集為習此論未公吾不憑也試觀聖教中凡蘭亭所有之字何一不採羣字一豎中空迤字迴鋒向左尤其信而可徵者然則蘭亭似聖教復何疑哉

習大王書者能從聖教悟入蘭亭不使蘭亭流入聖教便是力爭上流法正不必過抑聖教也

細觀此帖與聖教大相逕庭聖教鋒鋩迅捷大類諸法此則和王粹純似永興凡觀書必臨臨撫後始知未可以皮相論也　此帖臨之數過乃知與永興積時帖相似世傳永興淂筆法于永師益信而有徵矣　乾隆四十三年夏四月丹徒王文治獲觀並借臨

舊拓玉枕蘭亭敘

相傳蘭亭鐙影縮本始于率更後世所行玉枕本則賈秋壑命廖瑩洲所摹刻之靈壁石者在秋壑當日或曾藏有率更鐙影本重摹入石抑因鐙影本不可見特取定武縮摹以仿為之均未可知納芥子於須彌誠足為藝林中增一番故據也余留意搜訪鮮有善本後得丁南羽白描蘭亭圖卷後粘有此帖字畫遒勁得率更法其刻法樸厚亦近宋人所為特無印記可徵難以臆斷耳後附男如所藏綠筠亭本筆多圓閏雅似定武前有右軍像豆賈似道印知由靈壁石所出也[illegible]又徐紫珊重摹玉枕本跋云原石為闡閣所藏求拓不可因重刻之不知闡閣者何所指也亦有右軍像賈似道印後章璧庵亦貽一本頗類徐刻無右軍像石前下角已有泐紋兩種摹刻皆不精略存形似耳

余搜集蘭亭約三四十種獨少開皇只一影本耳真定武為蘭亭墨王此下茲錄所載凡十二種首潁井者真神龍不得見諸本當以潁井為最古最妙次何氏江都天師庵秦藩上

黨中斷本肥本皆定派也頳上學宮神龍兩本皆褚派也若姜氏玉枕此蘭亭別種不能不抑之於後矣拓雖不能盡古要皆單行善本餘散見于名帖及明以後所摹者皆不以闌入焉

舊拓玉版洛神十三行二種

第一種白玉本也龔定庵學海談龍云雍正八年庚戌漁人浔于西湖葛林園亦有舊痕不及碧玉本之肥古而以神采勝董氏浔之以歸制府李衛進于朝在童氏才十日李五日人間拓本皆此十五日中幸而留出者其石至嘉慶三年乾清宮毀於大火此拓筆意虛和與碧玉有剛柔之別非以神采勝直以神韵勝耳舊痕与碧玉不盡合槀字中直一貫惟此本爲然剪裝三開第一開兩邊上有王澍印鄭江李氏文房二印尾上汪心農珍藏蘇鄰鑑藏印二兩邊餘靜徑眼印

第二種碧玉本即杭本也晉字略有墨污實未中泐拓雖稍淡筆意宛然所藏四本中此爲最先亦裝三開首頁兩上有李氏文房印末三印与上一種同上粘簽曰武林綠石本十三行湛翁印蓋箫閣筆也

此武林綠石本今世推為諸刻中第一然筆法方整頗類松雪豈即其摹刻耶昨出余所勒鈎唐臨墨跡与楚萍道兄鑒賞之不覺咨嗟歎絕惜楚萍猶未見其真本古人墨跡日就零落雖刻本之善者將不多得則楚萍之寶愛此帖未為過也 戊寅八月六日姜宸英記

世傳洛神玉版十三行有二一白玉本一綠玉本皆希遘之物試硯齋蕙浔之而裝成一冊洵勝觀也昆陵唐荆川所藏本董文敏亟稱之以為晉人小楷宗極大抵荆川本超忽縱宕不可思議二玉版皆渾厚圓妙各擅所長臨池家宜參觀之晉唐風格不外於斯矣 嘉慶三年戊午中秋前三日丹徒王文治觀并記

夢樓先生題二簽內曰玉版十三行二種試硯齋收藏佳本外曰玉版洛神二種試硯齋收致佳本 有王氏禹卿夢樓印內有心農秘玩印

陸冰修先生云賈秋壑得子敬洛神十三行鐫於于闐碧玉萬歷間或從葛嶺斫地獲之歸泰和令陸夢鶴朱文盎云此非宋刻也乃錢塘洪清遠所刻余從祖四桂老人親見玉工鐫字是二說者向未知其孰是甲申三月於維揚吳禹聲家

見宋拓本与此纖豪無異但我字戈法尚細宣和印宣字尚全耳始信宋時已有此刻若洪氏本亦於維揚杜氏見之妍媸不啻霄壤文益徒聞四桂老人之言遂誤認為一不知其又從此本翻出也至陸説予亦未敢深信蓋此刻獨有宣和印而無悦生長字印又無米友仁印跋与容臺所載秋壑家晋時麻牋不同豈秋壑所刻非麻牋耶抑此玉不刻于秋壑而刻于宣和耶自泰和後又經覩楊葉氏王氏數年前轉入京師主者意欲向售予謂同里諸公曰此吾浙舊物也豈忍使之流落于此蘿軒先生遂以重價購之乙酉丙戌間予客閩中蘿軒先生則瞽學嶺南貽予墨拓數本且屬予考其源派曰為述所聞見如此若夫字之秀勁圓潤行世小楷無出其右者趙文敏題曹娥碑云親見呂秀仙聞吹玉笙予於此刻亦云 康熙四十五年正月八日山陰大瓢山人楊賓跋

右帖圓勁瘦硬運腕靈活剝蝕之餘猶見精采其為宋刻無疑非近代所能規摹也浔吾友可師論定益信癸未之春持節嶺南携之行篋至丙戌立秋日謝任肅然無事以端州一片石識其本末後人其慎守之毋忽 白沙山樵翁蒿年謹書

予謂碧玉本十三行當以大瓢山人所攷為定論白玉本嘗

以龔定庵學海談龍一則為的據不等虛無懸擬之詞餘說紛紜概可芟除惟杭本後拓者多失去楊翁二跋後人將不得知也特錄于右潘玫至白玉桑字一直不斷傳說已久未知所本得此證之知其言之不誣也

精拓杭本洛神十三行

此本拓稍後而極精為吾齋杭州玉版五種之一裝三開首有羊舌楊繼震二印第四開上止一和字上有蠖叟又雲秘笈又雲收藏蘇陸齋四印有冬心先生題簽曰十三行楷留山民題記後附拓印石上鐫張燕昌所書十三行并沈宗騫書

洛神拓本極精

雲師神光宛洛川硫砆小枕想同鐫白麻真影依稀在不數當時寶刻編[illegible]戲鴻妙𢭏驚鴻句鋦士名王等色絲[illegible]卻怪師臣無隽思不將采類兒瓊姿瑪瑙莊荒蔓碧蕪記拓瓊蠟閃璃琚[illegible]令宵妃古重開卷燃蛑寒階月下初　辛酉八月

題米雪田舊本碧玉十三行三絕句今歲八月更得此本付僮成為文幽閒課丝寫三什于冊後同治乙丑古重易曰又

翁記 又有

舊歲購得廾未文清儀閣所藏玉版洛神十三行二冊一整襟一割裂[illegible]最為心賞今得蕆冊偏右完泐一如張氏割本較之蘇齋藏帨似無不及用蓄為吾齋第五本 又翁

按楊氏玉版十三行五本予得其三整本為楊筱邨前輩得割本未見據跋與此本無異余得李氏文房二種及裝入晋唐小楷一種亦得碧玉五本

宋拓智永真草千字文

張廾未跋永師千文謂當時行世甚多皆已不存存者惟大觀一刻耳相傳此石珠稱夜光一行明和拓已泐一道無泐即宋拓末尾薛跋下有姪方綱摹四小字不模糊者宋拓也明和拓已模糊矣後並無此四字又傳舊拓本四小字下尚有季壽永壽明刊六字與方綱摹四字並列此本珠稱夜光一行無泐痕薛跋下有姪方綱摹四字不甚模糊楷以下割去李刊六字不見審其楷瑩濃厚筆意腴潤雖略有剝泐當是南宋之季拓本帖裝二十二開末有劉氏家藏瑞楠子健

三印跋後有孫漢之印雖無題跋不失為舊本也

再見真草千文帖雖極舊拓玄字無不闕點者向嘗疑之後閱宗廟諱始祖玄朗則玄乃宗諱也其中匡字讓字皆闕筆則玄字缺點無疑矣惟朗字此本缺後拓乃不缺或為後人添鑿又若敬字恒字殷字却皆不缺則又何也

初拓安刻孫過庭書譜

唐人能傳晉人草法者孫過庭書譜一種而已太清樓拓本未之見停雲館刻尚覺神氣未完惟 國朝安刻乃由墨跡摹勒墨蹟手鐫觀跡又有陳香泉先生釋文一卷最為精善此冊得之江右彭氏拓法精良筆意盡見紙下墨跡一等耳曾經回祿每頁下角略損一二字嗣又得一冊雖完善不及此搨遠甚矣

或云安刻書譜全俊有一翻本神理畢肖可以亂真惟第九開五行第二字書為之書小有異同予未之見記此以待賞鑒家審別也

舊拓停雲館晉唐小楷六種

停雲小楷摹刻最精殘失亦最早盖經待詔父子鑒定經營悉取古搨善本得章簡父細意摹勒清勁樸茂獨出冠時全石後歸寒山趙氏繼分藏武進劉氏常熟錢氏後爲畢弇山購全簿錄又入桐鄉馮氏構斠雲居置之然黃庭樂毅兩帖已覆刻充補矣余收一全冊其小楷一卷悉是覆刻充補者是冊殘又不止黃庭樂毅也是冊始爲四種黃庭殘字曹娥碑洛神十三行靈寶度人經外易昇以陰符經一種後有龍石先生石綠題字又得破邪論序一種合裝一冊致爲精美嗣得一殘帙內有樂毅全本畫像贊臨丙舍帖宣示表護命經晉唐小楷八冊內有樂毅海字本宣和十三行心經臨昨疏還示帖又得一黃庭全本計十種止少仙壇記陀羅尼兩種而已

右停雲館凡四種小楷信都王偉亭藏本也摹拓並佳而曹娥碑尤爲精妙近今如此者殆不可多得矣甲戌五月五日武進費光銘識

甲戌冬伯英購得此冊鍾繇之妙不減宋拓而藏褚書陰符

經亦是一停雲館舊拓本他日當檢出同裝則停雲帖中精華萃是矣　振甫觀於藏襲齋并識跋

此停雲館精拓本學小楷之津梁也庚戌九月七十老人識

待詔工書絕晉賢停雲楷法手親鐫抱殘莫笑真癡絕一冊相依廿五年　熙明石墨人間少博古終須避一籌幸有停雲殘拓在晉唐風格至今留　戊戌冬日展玩偶題

舊拓墨池堂二王小楷兩種

摹勒小楷之妙無過于停雲墨池兩帖然停雲猶可見墨池直不可得癸未之春曾見一冊有黃庭樂毅數種為崇兩船中丞舊物議值未就為人易去十數年來留心搜訪僅得此冊雖止兩種兩二王之楷法具在黃庭經六開有半前有裴崇錫印名章二小印末有綠野舊堂跋宕文史二印又吟餘閣筆聽號鳥請罷推窗數落花一印最精十三行兩開下有裴崇錫印此外尚藏有佛遺教經一冊趙陰符經道教經二種皆墨池原石至行世之墨池全本皆是覆刻即晉唐小楷中所集各種不過覆刻之至精者有此規模無此神韵矣墨池黃庭得渾樸之神停雲黃庭得疏宕之致秘閣石氏帖

外嘗推此二種摹刻最為近古後來各帖鐫勒雖極精工不能及矣

光緒二十有九年歲在癸卯嘉平立春前一日寫畢

曩在京師談金石者道州何蝯叟太原溫琴舫獨山莫子偲吳縣潘伯寅順德李仲約華亭沈均初會稽趙撝叔數君者皆重碑而不喜帖南歸後見貴西黎氏所收漢碑宋帖無非古拓歎為絕倫今又見伯英編修此書其精且博與貴君等而匯碑帖為四卷又與鄙意適同夫有宋諸刻縱多雜糅然山陰筆法賴以津逮今乃於北碑南帖強為軒輊亦已偏乎吳氏筠清館帖鑑程氏南村帖考皆尠傳本　覃谿先生題跋集中所載不及三四此

緬出即作帖鑑帖考觀可也滄海橫流疆場日蹙

好太王闢特勤等碑將淪於大荒沙漠中求如

楡場墨本而不可得矣書以志慨

光緒癸卯歲除松禪居士同龢記

甲辰春仲偶游春申江上花朝之夕於江南烟雨樓遇一客焉美脩髯丰姿绝俗年可四十許口操蜀音心異之相與酬荅名道姓氏似曾識予者茗次縱談時事与中西學問兼及書畫碑版所論甚中肯綮間謂予曰君精鑒別富收藏能一窺清秘否予谢不敏曰何以知則曰耳君名久幸得相見耳予行篋適携此録翌日約至旅舍晤之客一一披覽讚嘆欲绝詢近得劉蹟否予謂天下尤物聚于一家易為造物忌十餘年来不復問津矣倘得知音尚欲分贈公之

同好客愕然曰信耶予曰從不作誑語敢相欺客有
意耶曰初相逢安可割人愛予曰無妨也明珠忌暗
投公巨眼尚何患任所擇可客迺據目標識得百數
十種居數日歸虞客與俱即所標者出之欣賞累
日不合客意者三五種耳乃別去所酬頗豐予四十
年精力所聚雖一旦舍之未免憮然而既欣名蹟之
得所復喜買山之有資非僅效雲林故事以自鳴高
也自序有云有緣而聚緣盡而散真語讖矣因亟
付石印編致同好以見予固寓意于物而不滯于物

者益夏活佛日息居士跋

跋後復賛三絶附録于左

半生喜与古爲縁名跡挼羅四十年留滑一

編鴻爪在不教過眼等雲烟

聊爲古人好護持强分彼此豈堪嗤不忘瓶

麓齋中語贜達胸懷是我師

什襲摧留秘篋珍偶然脱手亦前因雲林一

去風流歇六百年來無此人

翌日息盦又題

